

用度損益錢幣茶酒用附

太祖

乾德三年春三月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兵多以賦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歛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補大吏臨之輸額之外輒入己或私名曰奉貢用冀恩賞太祖即位猶循前制牧守來朝

徑費外凡金帛以助軍費送都下勿得占留去年已有此詔故云由命時方鎮闕帥稍命文臣知所在場院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又置轉運使通判條禁文簿漸為精密由是利歸公上而外叔削矣



國初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羨上顧左右曰軍旅之事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歛于民乃于講武殿後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凡歲終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命禮部員外郎賈黃中左補闕程能

左贊善大夫馮瓚分掌左藏三庫先是貨泉與金帛通掌歲久儲蓄盈羨如命分之上初即位幸左藏庫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可過用于是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并以講武殿後封樁庫屬焉改封樁庫為景福庫初太祖別置封樁庫常密謂近臣曰石晉苟利于已割幽薊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獨恨外境朕甚憫之歎俟斯庫所畜滿三五十萬即遣使于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即當盡此金帛充其贖直如曰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爾會晏駕不果四年二月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倘規致于羨餘必深務于培克苟非倍納

民租私藏軍食亦何以致之宜追復其事勿復頒行除官所定耗外嚴加止絕八年十二月直史官田錫上疏言筦擢貨財綱利大密酒麴之利但要增盈商稅之利但求出剩然國家軍兵數廣支用處多課利不得不如此徵收筦推不得不如此較窮盡取財之利莫甚于茲開寶元年十一月詔諸州通判報官至任並須躬自檢閱帳籍所官物不得但憑主史管認文狀主庫吏每二年一易從淮南轉運使蘓曉之請也三年冬十月上覽桂陽監歲入白金數謂宰相曰山澤之利雖多頗聞採納不易十一月乙巳詔減田額三分之一以寬民力

端拱元年十二月直史館羅處約上疏曰臣累日以來趨朝之暇或于卿士之內預聞時政之言皆曰聖上以三司之中邦計所屬簿書即廣綱條實煩將及未善之規冀計酌中之道切聞省中上言欲置十二員判官兼領其職責各司其局允叶厥中臣伏以三司之制非古也蓋唐朝中葉之后兵寇相仍河朔不王軍旅未弭以賦調筭摧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然國用所須朝廷急務使僚吏之屬倚注尤深或重其任以處之優其錄以委之黽勉後事者姑務其因循尽瘁事國者或生于睚眦因循則无補于國睚眦則不叶于時或淺近之人用指瑕為心計深識之士以多可為深謀

蠹蔽相沿為日久矣今若十二員判官之說亦後救弊之一端也然而聖朝之政臻乎治平當救稽古之規以為垂世之法以臣管窺莫復尚書省故事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旧儀以今三司錢物粟帛筭推度支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令則倉部金部安能知儲廩帑藏之盈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元寔口積習生弊况此復都省之事下臣犹能簽之其可復况陛下聰明信智乎今三司勾院即尚書省此部元為勾覆之司知内外經費陛下若欲復之則制度盡在迨及九等三監多為冗長之司豈有其官不復其職

伏望陛下當治平之日建垂久之規不煩更差使臣別置公署如此則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省其冗員則息其徑費二年九月自河北用兵切于饋餉始令商人輸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優為其直執交券至京師償以緡錢或移文江淮給茶鹽謂之折中有言商人所輸多弊濫者因罷之歲損國用殆百万計冬十月癸酉復令折中倉听商人輸粟京師而請茶鹽于江浙

淳化二年秋七月己亥上謂三司使李惟清等曰夫貨財所以濟用度或取之不以其道違朕惠養庶民之意豈能召和氣乎當共務均節无致厚歛歛見聖政門三年十二月分左

藏庫為左右藏各二庫右藏受之左藏給之俟右藏既盈即復以給曰錢曰金銀曰疋帛凡六庫更為給受明年仍廢右藏分為四庫曰錢曰金銀曰絲綿曰生色疋帛雜色疋帛四年春二月朝廷自克平諸國財力雄富然聚兵京師外州元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故費浸多上攷三度无或親裁處必以愛民惜費為本

至道元年召三司孔目官李溥等條上三司利害七十一事中書參攷其四十四事可令遂著于藉其十九事令陳恕等訂定而後行之癸亥上語及三司因謂侍臣曰朕豈不知以崇高自任耶但為救世養民所以錢穀細務亦自用心區分

朕若不用心則事如何整頓也

真宗

至道三年是歲收穀二千一百七十一萬七十餘碩錢四百六十五萬餘貫

咸平元年十一月上初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鹽鐵使陳恕反而不進上命輔臣詰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故不敢進也上聞而善之見真宗聖政門

四年二月甲子三司都催欠司引對逋負官物人上親辨問凡七日釋二千六百餘人蠲所負官物二百六十餘万已徑督納而非礼者以內庫錢還之身歿者給其家五年二月癸

酉詔北司帑庫者多收羨餘以為課積蓋出納之際有所重輕此可費而不可獎也宜令有司嚴加戒飭无使濩然九月庚戌鹽鐵使王嗣宗曰常蒙陛下宣諭朕不合管錢穀細務然所憂者為天下生民耳方今國家經費甚煩賦入漸少由陛下勤儉之德冠于先古其如冗食尚多耗蠹尤廣更宜度事戒節不然則用度不足復重優于民耳上曰朕所憂者正此耳六年六月先是三司各置使局不相總統彼此自求允濟以促辦為務至于出納移用均会有无則專各封執動相違矣或交接利病以邀功希進譚者且聞于上頗煩親決文符互出莫知適從丁亥始并鹽鐵度支之部為二使復置鹽

鈇戶部度支副使非奏事即有所更張則止署按檢餘皆本部副使判官王之三司副使自是始預內朝樞林特傳附見以吏部侍郎陳恕為尚書左丞知開封府恕在三司前後踰十數年究其利病條例多所改創其徒他官也常荐寇準可用及準至三司即檢其前后新改創事數為方冊其晚諭榜帖即以新板別書齎詣恕第請署恕一為署之不復辭準拜謝去故三司多循恕旧貫自此始也

景德二年五月己巳時承平日久掌財賦者法禁愈密竊取遺利凡較課以祖額前畧年增之權務連歲有羨餘三司即取多收為額以上不候朝旨或致培克癸酉詔增額或

奏裁四年八月己酉三司鹽鈇副使林特刘承珪李溥等以議茶法歲課增益迂官先是有司上歲課元年用旧法得五百六十九萬貫二千用新法得四百一十萬貫二年得二百八十五萬貫特等言所增益官本少而有利乃實也所虧虛錢耳于是特等皆迂秩仍下詔三司行新法毋得輒有改更冬十月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賑給慶賜賞賚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稽其數以貸于內藏俟課賦有餘即償之淳化后天下年間歲貸者万有至三百万者屢歲不能償則除其藉于是上命陳彭年撰內藏庫記述其事出以示王旦等曰此庫止為計司備經費耳計司有闕必取于民苟非

節用何以獲濟

大中祥符元年李士衡以本路錢助祀事見天書門三年春正月己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諸軍歲給帛七十萬當春時民多匱乏常假貸于豪右方徇稅租又償逋欠以故工机之利愈薄請官預給帛錢俾及期輒送民既獲利官亦足用詔從之仍令優与其直其后遂推其法于天下七月甲寅上聞元和國計薄三司使丁謂進曰今府庫充初倉庫盈衍上曰民俗康阜誠賴天地祖宗降祥而國儲有備亦自計宣力也四年九月丙子三司鹽鉄副使林特上祀汾陰慶賜例冊上因謂宰相曰外道所給比往年南郊乃多十餘万蓋募兵太廣尔其間老疾不任事者當令簡閱之王旦曰言事者稱民間小歟及游手者皆宜募置軍籍然一例軍門何由復業不若尽田農有利自致滋殖也

丁巳上以江南淮南接壤而鹽酒之價不等令三司与江淮制置發運使李溥規定以聞有司執言慮失歲課上曰苟便于民何顧歲入也五年春正月乙酉并州上芻粟之數可檢四五年上曰河東仍歲豐穰儲峙尤廣自今諸路稔歲宜以時積谷為凶年之備六年冬十月丁卯三司借內藏庫錢五十万以備祭祀賞給七年春二月戊辰三司假內藏庫錢五十万貫三月庚申三司借內藏庫綾十五万疋八年五月辛

知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等言管內諸軍準備支用外有錢四十萬貫絹五千疋絲三千兩布二十萬疋請悉以上供優詔褒之其錢帛令本路貯積更勿輦致九年夏四月丁亥陝西轉運副使張象中言安邑解縣兩池見貯鹽三千二百七十六摠計之三億八千八百八十二萬八千二百九十八斤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百緡切慮尚有遺利望行條約上曰厚地阜財此亦至矣若過求增羨必有時而闕不許也丁未李溥言饒池江枕四州錢鹽每歲共鑄錢一百二十萬貫用銅四百五十三萬斤四鹽及產銅州軍見管銅共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餘斤又信州鉛山等處銅穴自咸平初

吳發商旅競集官場歲買五六十万斤深取既多其止及二三百万斤望酌中定額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李溥以歲滿再任溥自言江淮歲入查視旧額增五百七十餘万斤已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獻助南郊絹布六十万疋錢二十万貫每有大礼士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為貢計司檢勘其數多矣實故是奏件析之有詔加獎因謂輔臣曰士衡應卒有材然事忽畧故人徃以虛誕自之然朝廷所須隨大小即辦以其所長也西樞三司馬元方言來春大礼于内藏庫假賞賜物准奉祀例内有雜色疋帛内藏庫言咸平景德以來南郊悉不支撥慮他時為例王旦月初降御礼令内藏給

諸軍賞賜時元方言戢士豈无徑度其賞賜止依旧借内帑
金万兩銀三十万兩錢七十万貫細絹一百万疋餘則三司
規畫上曰元方在三司謗議甚多何也旦等曰元方尽心公
家然性偏急而寡思慮同僚異議多以醜言詆之此所以賈
怨也九月李士衡等言河北南郊賞軍細絹綿承前五自徑
運送今本部所積頗多望許充給賞詔天雄軍相衡具博等
等州物帛依旧輸内藏庫自餘送之十一月甲辰三司言諸
州商賈飛錢欲罷来年官布繒絹償乏詔發内藏錢二十
万緡以給其費

天禧元年三月庚戌陝西轉運使司段惟几言所部歲給諸軍

衣絹二百万皆自川陝輦輸而至今請以羨數七十万上供
詔今所在別庫貯之九月上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供入
財用數以示李迪時歲仍旱蝗上憂不給問曰何以濟費迪
曰祖宗初置内藏款辦兵渡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也无
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歛寬民不勞矣出金帛數百
万借三司迪曰天子于財則无内外願詔賜三司以顯示德
澤何必曰借上曰二年夏四月三司假内藏錢二十万貫秋
七月丁卯三司借内藏錢五十万貫上作寬財利論賜士衡
又出内藏錢二百万貫以助徑費士衡因請刻御製于本所
浚之九月丁卯詔賜錢綿三司假内藏銀十萬兩冬十二月

所收租稅比至道末穀增二百七十八千餘貫絹減萬餘疋絕紬減九萬二千餘疋布增五十萬六千餘疋線減五萬五千餘兩茶增一百一十七萬八千餘斤至道中西京諸州收榷酒歲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鉄錢一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川賣麩錢四十八萬貫天禧末榷課銅錢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鉄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賣麩錢增二十九萬一千貫開市渡津等稅中獲錢四百万头天禧末增八百四万头

仁宗

天聖元年正月丙寅朔詔改元自宋興而吳蜀江南荆湖南

粵皆富强相繼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不能軒輊為輕重論者謂或邊棄價以見錢恐京府藏不足以繼爭言不便朝廷下書責計置司因令碩等行視詔乃條上利害畧云推行新法功緒已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于復故款有動搖願力行之无為流言所易于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変之意賜典吏銀絹有差八月李諮等既條上茶法利害朝廷推行令者优言不便辛未命李士孫奭等再加詳定十一月孫奭等言商人貼射則善茶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惡不好故人莫肯售又奸人倚貼射為名強市強販侵奪官利弊不可不除請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而商人入

錢以售茶者宜復之戒諸科率庾辰詔送真等議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旧法給東南昏錢者以京師權貨務償之四年六月罷永興秦坊等州新醋務初陝西運司言醋有微利已置務權之請推其法天下王魯曰權酒蓋出于前代不得已若又權醋則甚矣故罷之冬出內帑緡錢二十万下京西路余軍儲六年柳采金之利 四月二日 六月乙酉出內庫緡錢二十万下京西運司余軍儲鹽課淨羨八月七年三月甲申上封事者言天下茶鹽課虧請更其法帝以問寇臧曰議者未知其要尔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于商旅若官取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于急運矣法豈可數更上然之因謂

輔臣曰茶鹽民所食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但緣經費尚廣未能弛之又安可數更其法也秦州鹽課虧緡款十万事連十一州詔殿中丞薛奎往按之还奏三司發鈔緡後非諸州因言鹽法所以足軍費非政而宜行若不得已令商人轉貿流通獨閔收其征則上下皆利孰皆利孰与設重禁雍闕之為民病有詔悉除所貢八年春有上書言縣官權鹽得利而為害傳兩池積鹽 陝西解安邑 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校請通商平估以售寬民力乃詔盛度王頤議更其制隨与叔三司使胡則畫通商五利上之丙申詔曰鹽池之利民食所資申命近臣詳立寬制特弛煩禁以惠黎元其罷三京二

十八州權法听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權貨物交鹽兩池或
云上書王景也景嘗言池鹽之利建通商之策大臣言其不
便太后欲行之或以為難必多所耗太后曰弃數十萬亦可
耗之何害大臣不敢復言故命盛度等与三司詳利害卒行
景策有鹽池之民皆從感聖恩齊自是量商賈流行歲課入
官耗矣

九年夏四月辛巳三司請在京權貨務入茶鹽前歲以百八
十萬三千緡建州茶市以三十萬斤真州轉般茶歲以二百
五十綱為定額建州茶五百斤餘從之

明道元年十二月議解鹽法二年八月三司自言藉由後繼
有賞賚用度不足請假于內藏庫庶申出緡錢百萬賜之謂
宰相曰國家錢本无内外蓋以助經費耳士係對曰不然有
司未免浸魚百姓也十一月甲辰以京師飢出庫絹二十萬
下三司代本路上供之數王隨陳商人易鹽五利

景祐元年以王隨盛度定解池鹽法以增剌各償一子官五
月程琳為三司使尤謹出入禁中有所取覆奏罷之內侍表
言其顛琳聞之自直于帝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有陛
下惜尔于臣何有帝然之壬申出內藏錢一百萬賜三司秋
天下常平倉置已久願于司農寺壬子始詔諸路運使与州
長吏奉所部官專主常平錢粟既而淮南運使吳遵路言本

路下二百五十万而常平錢粟終四十餘万歲飢不足以拔
恤願自徑畫增為之百万他毋得移用許之二年冬上封事
者言諸路歲以緡錢輸京司致四方錢重而貨輕丁卯詔江
東市緡緡福建廣東廣西並市銀上供淮南北湖北而浙輸緡
錢如故計三十万三年三月敕判戶部勾院葉清臣請施茶
課以歲所課均賦郭鄉村人戶詔三月与評定所相度以聞
皆以為不可行及加祐四年卒行之是月李諮等謂罷河北
入中虛祐以實錢償芻粟茶如天聖之制又罷保任符驗之
法初孫奭等益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犹以為利導故執市虛
佑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少縣官日以侵削至是諮等請

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視天聖元年
數第加三百詔皆可之陝西入中願得茶者錢十万在所給券赴
東南受茶十一万一千茶商利之爭欲售陝西券故中入錢
京師請禁止皆施行

諮復言奭等变法歲損利不可勝計且

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緣邊十六
州軍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万今一旦復用旧法恐憂
商不便依託权势以動朝廷請先期申于皇帝為下詔戒勅
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四年正月壬午命侍御史知雜事姚
仲孫詳定茶法請自今商人对置全買茶每一百貫見錢
四分金銀折納從之

甲午內藏庫主者言歲斤緡錢六十万以助三司始于天禧三年十二月時詔書切戒三司毋得濫有假貸自明道二年距今總四年所借錢帛凡九百十七万三千有餘請以天禧詔書申勅之奏可

寶元元年上封者言變茶法歲輦京師銀絹易芻粟于河北配優居民內虛府庫以困商旅非便丙辰命張規程戡韓琦與三司別議之利七月詳定茶法所張規等請入錢京師以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万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為錢六万七千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而詔又第損二千于是入錢京師止為錢六万五千入中河北為錢六万四千而已

康定元年九月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叔三司使鄭戩同知樞密院事戩在三司總事載復轉運考課格分別殿最又勾較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万緡庚子出內帑錢絹一百万三司助經費

十二月出內庫絹一百万下三司助邊內成詔司農等以常平錢百万緡助三司給經費自景祐末不許移用常平款軍間有餘積矣而兵食不足故降是詔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言便宜三事其三曰權商賈與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民共之然後流通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歸與公上

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則一歲之間但云變法之未當夫歿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虧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于市哉必有賤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无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小賈之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无窮不竭之貨及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无用而積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与賈共利取少致多之術也戊申通判河中皮仲容知商州兼提點採銅鑄錢事仲容常建議鑄大錢一當十既下

兩制及三司議其事謂可權行以助邊實于是葉清臣從仲議鑄當十錢季士承旨丁度秦漢五銖唐開元及國朝錢法輕重大小最為折中此錢恐難革其私鑄三司使葉清臣言新茶法為適中請擇明習財利之臣別行課校上以号令教更民听眩惑乃詔即三司裁定務優販者以然卒无所變也初明道二年復用天禧旧制听商人入錢粟市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及景祐二年三司言諸路轉易无利乃罷之而入京師无故是歲又詔商人入粟芻陝西並願受東南鹽者加教予之會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内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入中直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余至二十万石止慶曆

元年秋乙卯以權監鈔判官蕭承基戶部勾院王琪並提計
度江南東西荆湖南北路監酒公事琪言天禧以荆湖監估
高詔斤減三錢或二錢自后入內浸損請復舊許之令詔江
饒池三州鑄鈔錢三百万緡以備陝西諸費丙辰以京城穀
貴祭廩粟一百万斛減價出粟以濟貧民二年六月甲戌出
內庫銀一百万兩緡絹各一百万疋下三司以給邊費三年以
未翰林李士魚龍圖閻季士兵部員外郎王克臣戶部郎中
叔三司使堯臣始受命言于上曰今國與民皆弊矣陛下任
臣如何因請自擇僚吏上納其言堯臣果以治辦聞是歲堯
臣取陝西河東三路未聞兵前及用兵后歲出入財帛之數

會計以聞寶元元年未用兵三路出入錢帛糧草陝西入一
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一千一百五十一万河北入二千一十
四万出一千八百二十三万河東入一千三十八万出八百
五十九万用兵后陝西入三千三百九十万出三千三百六
十三万河北入三千七百四十五万出二千五百五十二万
河東入一千一百七十六万出二千三百三万又計京畿出
入金帛寶元二年入一千九百五十万出二千一百八十五
万是歲郊祠故出入之數視常歲為多慶曆二年入二千九
百二十七万出三千六百一十七万有奇數皆不與焉以此
推之軍興之費廣矣庚申監鈔判官呂紹寧為淮南轉運使

至淮南亟羨錢十萬諫官歐陽修請却所上錢并治紹寧以
戒奸吏刻剝五月淮江歲漕不給京師之軍儲大臣以為憂
樞密副使范仲淹言國子博士許言可獨倚卞辛未擢充江
西兩浙荆湖制置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是京師
者吾不信也至則瀕江洲縣留三月糧餘悉祭之遠近以次
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勅三司官吏曰徑國以
財為本而三司紀綱不振久矣今邊隅未靖用度甚廣軍資
所急民力重困其務叶心營職无或因循以踵前弊六月甲
辰詔曰議者多言天下茶鹽礬鐵銅坑冶之有遺利朕懼開
楛克之政常抑而不宣然尚慮有過取而傷民者轉運司其

諭所部官吏條上利害以聞初設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
既而范仲淹以為茶鹽商稅之入但減分商賈之利稱尔于
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省不取之于商山澤及商賈以取
之商賈必取之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
寬賦役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八月己亥出
內庫紬絹二百万下三司助經費用韓琦之言也六年春正
月戊子知制誥王克臣罷三司使為群牧使克臣主計凡三
年前使姚仲孫借內藏錢數百万义不能償克臣悉按籍償
之而軍國之費犹沛然有餘蓋未常加賦于民也益梓夔三
路轉運使皆乞增鹽并課歲可為錢十餘万克臣因不敢從

上問其說對曰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恤之而又年利為是重困也豈有小利必有大損矣上善其對然權倖因路多因裁柳京師教為飛語上一切不問而免臣為之自若已而言于上曰臣之術止于是矣且臣母老願解三司既罷願慰勞之免臣頓首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臣爾五月減邛州鹽并歲額緡錢一百萬論者謂歲損縣官錢二萬餘緡秋七月三司使王拱宸言太祖時兵十三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十八萬今又倍之兵精在衆冗散坐食非計也三司雖總財用大計而事實在外請諸道師臣并任其責上未詔大名府夏竦知并州鄭戩知永興

軍程琳并兼本路計置糧草事從拱宸之言也右議諫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方平為翰林李士權三司使言自開寶以來河北鹽听入貿易官收其筭歲為額錢十五萬緡上書者常請禁權以收遺利余靖時為諫官丞言自用兵以來河北之民檢點義勇壯士及諸色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息臣常痛燕薊之地陷于胡虜几百年而民忘南顧之心以戎地之法大率簡易鹽麩俱錢科役不煩故也昔者太祖皇帝時推恩意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正令收稅今若一旦權絕價必騰踊民苟懷怨悔將何及其議遂寢方平言再權政事見聖政門七年三司使張方平言勘會陝西用兵以來內外所增置

禁軍八百六十餘指揮約四十有餘萬人通人員長行用中等例每人約料錢五百月糧兩石五斗春冬衣紬絹六尺綿十三兩隨衣錢三千計每年共支料錢二百四十萬緡糧一千二百万石准例共折米計七百二十万石紬絹二百四十万疋綿四百八十万兩隨衣錢二百二十万緡每次南郊賞給六十万緡內馬軍一百二十餘指揮若馬數全定計六万有餘尺每支草一千五百一十二万束料一百五十一万二千石其係三路保捷振武宣毅武衛清邊蕃落等指揮并本道土兵連營仰給約二十餘万人此屯駐戍兵當四十万又自慶曆二年以后增添給送西北銀絹內外文武冗官日更

增廣以此三司徑用之贍若挹國家天下之廣歲入之數自古元比之多也然有司調度交見匱乏直以支費數廣不量入以為出所至爾請奪一事而言則他可以類知也景祐中天下預買紬絹一百九十萬疋去年至買三百万疋諸路轉運司率多詐者有司未如之何設者徒知茶鹽諸課利之法弊而不知弊之所由臣詳求其故法實不弊勢使然爾置兵有策則邊費可省則魚弁之民不能覘時緩急以侵利权而有司制其輕重矣太祖皇帝所畜兵不及十五万太宗畜兵亦不過四十万先皇咸平中備邊賊禦北虜蒐募戰士至五十万人及契丹請和祥符以后稍清弛汰馬牧地給耕民邊

將占兵自固者輒罷之至于宝元几四十年可謂久安矣向因夏戎阻命始藉民兵俄命剽之以補軍藉遂于陝西河北京東京西增置保捷武衛宣毅等運既而又置毅于江淮荆湖福建等路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旧兵又勇州郡廂軍諸小分剽員等不列于數連營之士日增南畝之民日減尔来七年之間民力大困生民之膏降竭尽國家之府庫空虚而此冗兵徂于姑息寢驕以熾漸成厉皆然且上下恬然不蓄營救惟恐招置之不多也盖財計盈虛時事安危係請兵而已矣臣近約度今年在京支計前已進呈只是準擬常呈用度員融變轉僅以有備過此以往若更

因之以橫費加之以飢饉雖有智者亦難以善其后矣伏望令中書樞密院檢會臣前奏審加詳議早為之所由須效在累年緩則益不及矣八年初陝西軍興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康定元年十二月始建議来洛南縣紅峯山号州青水治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既而陝西都運使張奎元年正月奎為陝西漕知永興軍范雍元年雍知永興兼漕請鑄

大錢与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奎等又請因普州積鉄鑄小錢元年九月及奎徙河東二年十月又鑄大鉄錢于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以助關中軍費未几三司奏罷河東鑄錢鉄而陝西復来儀州竹夾領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定録

在四年朝廷因勅江南鑄大銅錢而池江号饒州又鑄小錢
悉輦至閩中數州錢雜行大約大銅錢三百鑄十大銅錢一
以故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踴公私患之知并州
鄭戩請河東鉄錢以二當銅錢一行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
五當一罷官爐日鑄但行旧錢朝廷當遣魚周詢歐陽修分
察兩路錢利害是月季士張方平宋初御史中丞楊察占三
司使葉清臣先上陝西錢議請以江南議商州大銅錢一當
小錢三又言奸人所以不銅小錢者以大銅錢得利厚而官
不必禁若鉄大錢无利又将鑄小鉄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
且罷官所置炉朝廷皆施行自是奸人稍无利化能未絶濫

其后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皇祐二年二月又令陝西大銅
錢皆當二加祐四年三月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于資
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九月癸亥三司言韶州天興場銅大
發歲采二十五万斤請置監鉄詔以為永興監丁亥屯田員
外郎范祥提點陝西路刑獄魚制置解監祥先請變兩路監
法詔祥乘傳陝西与部轉運使供議時慶曆四年春也已而
議不合祥請以遭喪去及是祥復申前議故有是命使自權
行其法公私以為便云十二月丙子詔三司河北汾边州軍
客人入中糧草改行四說法每以百貫為率在京支錢三十
貫香藥象牙十五头在外支鹽十五貫茶四十貫初叔祭遣

鉄判官董沔言切以今之天下以拱端淳化之天下今之賦稅不加耗于前者發三說之法尔請行三說法以救財用困乏之弊下三司言請如沔說沔平陰人也

皇祐元年冬十月壬戌遣戶部副使工部員外郎包拯與陝西運司議鹽法始范祥議改鹽法論者爭言其不便朝廷獨以為用委祥推行之亟既命即言臣前在陝西備知鹽法自慶曆二年范宗傑建禁榷之議公私煩擾嗟怨之声盈于道路前后臣僚乞復旧法通商以救閭中彫弊有司執奏議終不行昨因范祥再有請起蕪葉清臣曾知永興見其為患遂乞依祥聲盡復用通商旧法此乃于國有利于民无害臣詳

細范祥所奏事宜頗甚明白且國家富有天下當以卹民為本今雖財用微窘以持徑久之計豈忍爭數十萬緡不能更延一二千以責成却信取橫說復所弊法俾閭中生灵何以措其手足及極至陝西主祥說又言則用所以害之蓋自西事以來三路並仰給三司是所入有限而出无限安得不窘乏也方今边防无事以當以國家大計為先若不銳意而遠菑之臣恐日削月朘為害不淺万一小有警急何以取齊但令三路各自足用則帑廩何患不實極又言景德慶曆天下財賦歲出入數

二年春正月壬子命翰林李士承旨王安臣入内都知王守

忠右司諫陳旭與三司使較天下每歲出入之數以聞四年正月以聞自康定元年陝西募人入中並邊芻粟始加數給東南鹽而河北稍用三說法亦以東南監代京師所給緣錢數足止及慶曆三年三司又請又康定元年法募人入中乃詔入中陝西河東者持券至京師儻以錢及金帛各半有不願受金帛者與香藥茶鹽至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特厚商賈不願受金帛者願得鹽至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五邊芻粟皆有虛估騰踊至數倍募至京師反為商賈所抑鹽百斤舊售錢十萬至是止六萬商人以錢估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于是詔三

司詳定王克臣等請復入錢京師法視旧數增與鹽而並邊入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為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于京師乃听魚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八月知諫院陳旭言既逸常建言作錢葆飾以翠羽且藉以鹿皮款與錢魚行且錢弊為用天下之大命也其輕重有與物適均乃能下流而不窮昔張湯為武帝巧製皮弊取机後世既逸謫怪尤甚豈可用之後世開奸詐之心哉上然之十一月壬辰賜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金部員外郎許元進士出身上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十八州軍其財貨調用幣谷粟歲千百萬

宜得其人而久任之今許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獎勵
以尽其才故特有是詔三年二月詔三司河北入中糧草復
行見錢法初四說法止于並邊諸州而內地諸州有司蓋未
常行請即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是三說四說法并行于
河北未几茶法復壞芻粟之入大率虛估居其失之八公私
兩失其利請復見錢法上可之仍一用景祐三年約策又懼
好事者之橫議庾子下詔畧云自今有依前事為說者並須
究知厥理審可施行若其事上而驗問元狀寘之重罰初用
董沔說河北便余汭邊行三說法內郡行四說法國子博士
監榷貨務薛向言祖宗之法塞丁入粟三司出茶鹽香藥象

牙之物稱其直號三說都內郡則運司以常賦充今改用四
說是歲常倍出中都錢而茶鹽香藥象牙之物出多而用有
極則賤價而不售官私兩失其利尋下其說三者共主沔說
向又作編年書述祖宗以來河北三說及見現錢利害書奏
不報不三歲榷貨物積交引錢七百萬貫未有以償而山場
榷務茶江淮鹽中都香藥等物富商爭以時笑而三邊之衆
不行朝廷始用王克臣詳定為檢閱文字乃黜沔補外郡而
復見錢法且委向置場支榷貨務積交引錢以救其弊詔擢
向大藩十二月先是包拯還自陝西見復見近降勅命陝西
鹽且依范祥擘劃通商放行此誠國家大利而中外臣僚不

祥本末時有橫議所賴朝廷特典主張兼祥見充本路提刑
占運司每常公事往來或至違異必恐不能叶心以濟深屬
不便欲望聖慈特許就除詳為本路運副只理提刑資序所
貴擘劃鹽金詳新法比較旧法二年給增錢五十一万二千
貫有零望允臣所奏庶沿邊軍儲足備三司使用况亦請久
仕詳使專其事己亥范祥為陝西轉運副使仍賜金紫以寵
之二年春王克等較慶曆皇祐四年總天下時賦出入凡金
帛絲纈薪芻之類皆在其數參較耗登皇祐四年入中億二
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亡餘為書一卷
丙辰上之詔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為定式二年正月受命

二月兵部中傳永為戶部副使慶曆末永自梓州漕移陝西
時關中用折十鉄錢盜鑄不可勝紀公私患之永獻策請變
錢法至境問民所乏貸以種錢糧令麥熟蠶償而簿取其息
民大悅永亟檄州縣凡散三百八十万緡大錢息尽乃以聞
己而朝廷變法遂下令以小鉄錢三折大鉄錢一民出不意
破產失業自徑死者甚衆而盜鑄亦衰止所貸得麥四十万
斛商人入粟于边而受錢于中都歲五百万緡時江北奏乞
錢朝廷未有己給永言諸道倉廩實請以所當受錢界之上
嗟賞自康定^用兵陝華以西移輸移于边民力大困永令輸本
部而轉錢以輸边余儲以无乏王克臣詳定課積上其事乃

賜市之歲可謂造利五十萬以為然委茂則任其事范鎮言
內藏權貸務同是國家之物豈有權貸權務固欲滯商人筭
財而令內藏乘賤以買之與民爭利傷體壞法上諾鎮言遽
罷之自皇祐二年改用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不能支入中
之費帝出內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獲多京師
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稱歲旬月則至損其直以售于
畜費之家故言利者歆革之朝廷既行即止然自此凡五邊
虛估之弊復起 皇祐四年壬戌三月出絹十萬七月錢三
十萬絹十萬五年七月錢十萬絹三十萬綿十萬今年六月
紬絹五十萬緡錢三十萬官兵吏祭費用時命官裁節无所

建明加祐元年秋端陽殿季士魚龍圖罔季士吏部知益州
張方平為三司西鄙用兵西蜀多所調發方平還自益州奏
免橫賦四十萬貫足及邛州鑄錢十萬蜀人便之又畫漕運
十四策方平始主計景師有三年糧馬粟倍至是僅足一歲
糧減半宰相富弼讀方平奏上前書漏尽十刻侍衛皆跛侍
上太息稱善弼曰此國家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奏施行退
謂方平曰自慶曆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有益必
以公奏議為本凡除主計未常不先公也其後未期年而京
師有五年之蓄二年十一月置江淮南荆湖制置司勾當公
事鹽運一員初三司言商旅于權務貨入見錢策東南鹽歲

課四百万緡諸路搬運不足而課益虧請選官置司以主之
歐陽有奏可考三年春壬辰復以度支員外郎范祥制置解
鹽漕三司使張方平及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祥自慶曆八
年十月制置解鹽皇祐四年五月坐他罪責去祥始言歲入
緡錢可得二百三十万後不能下皇祐三年入緡錢三百二
十一万四年二百十五万以四年數視慶曆六年增六十八
万視七年增二十万旧歲出權貨緡錢慶曆二年六百四十
七万六年四百八十万至是權貨務錢不復出其後歲入虽
贏縮不常至五年犹及百七十八万至和元年百六十九万
其后遂以元年入錢為歲課定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之

八九之並邊復听入芻粟以當寔錢而虛估之弊增長券直
亦從而賤歲損官課无慮百万故方平及拯復用祥：既受
命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已在加祐以前每券別使輸錢一
千然后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粥言師皆虧失本錢詩置
官京師蓄錢二十万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錢則官為
之售券紙六十鹽席十千毋得增損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
為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之自是稍復祥旧云四年春
二月始命韓絳陳旭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設弛茶禁其十月
三司言宜約至和之后一歲之次以為得急錢均賦茶民
資其買賣所在收筭請邊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王靖等分

行六路及還皆言如三司設便已已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于下而君裕于上國家無事刑法以清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例垂三百年如聞北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情所不忍于是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為陷窳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徃就之問驩然皆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件祈其狀朕犹若慊然又于歲輸裁減其課使得饒阜以相為生剗去禁條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常徑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于立異之人緣而為奸之黨妄陳議奏以惑官司必寘明刑无或有貸初所遣官既設弛禁因以三司

歲課均賦茶戶凡為婚錢六十三万有奇使輸縣比輸茶時其出几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年歲輸緡錢三十三万八千有奇謂之祖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也雜自是惟臘茶禁如旧餘茶徧行天下矣癸卯詔如聞峽西民間多濫鑄大錢以至市場不通其以見行當三大錢並當小鉄錢之二本路官員已支三月俸者即計其數貼支是議者欲变大鉄錢當一提點詞部員外郎集賢較理陸詵言民間貴小銅錢大鉄錢他日一當三犹輕之今令与小錢均直則大錢必廢請以一當二此則公私所損无几商賈可以通行魚盜鑄无贏則必自上詔行之自是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于資用類多

咨怨久之始定五年三月己巳詔書既弛茶禁論者犹謂朝廷忘于使人欲省刑法其意良善然茶戶困于輸錢而商賈利薄販粥者少州縣征税日蹙徑費不充知制誥劉敞季士歐陽修頗論其敝以為商賈不行稅額不登且乏國用三害也修以為弛禁有一利而害有五是時朝廷方排中論而行敞等虽言不听也六年夏敕三司使包拯為給事中三司使極在三司凡諸管庫供上物田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極特和市民得无擾吏負錢帛多縲間輒逃去械其妻子皆釋之司馬光言財利在恭其本原見謀國遠畧門秋丁丑命翰林吳奎王瓘同詳定茶法初江湖漕鹽既雜惡又官估高故百

姓利食私鹽而並海之民以魚鹽為業由是盜賊者屢慶曆中廣東運使李敷王由等請運廣州鹽于南雄州以給處吉江南運司初以為非便其後戶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復請運廣鹽入虔州江西以謂自具本錢取之皇祐五年始詔也田員外施長元乘驛會江西廣東運司議利害至和初元長與運使閻詢元絳皆如湛議而發運使許元以為不可三司是元言遂止或又請官置鋪運廣鹽至虔州或請權虔州官鹽價以平其直朝廷常遣職方員外郎黃炳乘駟會所屬監司設徒命點提鑄錢沈扶覆視炳款損所增官估斤為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戶夏稅率百錢令糴鹽三斤隨夏稅入償官置

五都倉貯鹽募鹽鋪戶入錢二州趣五倉受鹽還三州貿易朝廷卒泛炳扶等策然歲才增糴六十餘万斤先是蔡挺知南安常條奏利害至是擢挺江西提刑使之制置挺增淮南漕鹽新網為十二網扶新選江西漕船團為十網以三班使臣命之有取通秦楚都倉鹽綱三十五艘鎮祇至州乃奪輸官有餘則以畀漕州吏卒官復以平丰價取之由是戒侵盜之弊遂若差又損糴價歲課視旧額增三百餘万斤乃罷扶等所率糴鹽隨夏入者盜販者稍畏縮朝廷以挺為能留之

英宗

治平二年國賦内外入一億一千餘万出一億二千餘万諸路積一億一千万而京師无与焉九月庚辰三司使韓絳上治平會計錄六卷

神宗

熙寧元年三月上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恭兵脩兵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因稱太宗朝一老宮人尚在為朕言宗祖用財甚約尚有侍御乞增俸命給十千輒薄所賜太宗曰朕昔為供奉官俸止十千此數尚足贍家耳敢以為少耶遂幽囚至死五月丙辰命司馬光勝甫同看裁減國制度仍取慶曆二年數此見今支費有不同者閔折以

聞光登對言國家所以用不足者在于用度太奢賞罰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若但欲依慶曆二年裁減制度比見今費數比止當其三司供析其同与不同立可盡見明日即罷裁裁局但下三司供析而已二年正月丁亥上謂輔臣曰近見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畧无関防前出龜腦直珠粥于權貨務數年不輸錢亦不鈞常考問太宗時內藏財貨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也常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藉中定數晚年常出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內藏臣皆不曉帳藉関防之法當更擇之領之

勾當御藥院李舜奉代其不職者九月條例司言銀銅坑冶之物皆上供而費出諸路故轉運司莫肯為課入滋失今既假發運司以錢貨所移用六路之財則東西南北經費皆當責責辦請令發運司兼提各九路銀銅鉛錫坑冶市舶等事從之薛向羅應提各三年六月上批薛向等所提東南諸財利創事之始實藉諸處官吏遠通應接乃可集辦近來累指揮如向等奏辭官吏並听与應副置均輸即許辟官屬二年七月十月辛丑遣發運司管勾運監刘忱同陝西轉運使相度本路具置鑄錢監利害以聞以發運使薛向等請出上供錢帛二十万貫回買峇水場銅鉛四百餘万斤運至陝西增鑄百

萬緡以備邊計也其後劉忱等所奏至多與向議協同乃詔行之

四年二月戊辰上對輔臣曰向來茶法之弊文彥博曰非茶法弊蓋昔年用兵西北調邊食急用茶償之其數既多茶不售則所在委積故虛錢多而壞法也王安石曰權茶所獲利兄多矣吳充曰仁宗朝茶法甚弊時歲犹得九十餘萬緡不為少茶因用兵而壞彥博曰言是矣五年四月壬子詔環慶路鹽池去年虧錢五十五萬緡令轉運使及制置解鹽司具析以聞上曰鹽酒之法既未可施即須嚴禁王安石曰陛下雖致治如唐虞時鹽酒法亦不須弛若欲推利于民惟須農而已未作不禁更能害農非堯舜之致也九月丙午朔叔三司使薛向言延慶秦渭等九州旧皆有折博務召商人入芻粟錢帛償以解鹽歲收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今割秦之古渭寨以為通遠軍兼新城鎮洮軍皆未有儲積以待緩急從之七年四月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為少安石曰古非時什一之稅而已市者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摠布質布慮布之類甚中閭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閭者各其貨罰其人古之取財亦但什一而已今之稅亦非重于先王之時但不均又兼弄為患六月上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若少留意則所省不可勝計昨日檢併

軍營今會計減軍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特支及兼將外一歲省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石絹紬二十萬疋布三萬端草二百万束若每事如此及諸路轉運使得人更令久任使之徑畫財其可勝用哉九月癸丑提奉永興秦鳳路交子來迪制置永興秦鳳路交子是時關中錢法弊永興軍路安撫使吳中復請以錢四十買鉄惡錢一斤則民間轉專行省抚大錢少不足用請以所買惡錢悉改鑄大錢而民間所行私大錢一以小銅買而更鑄之永興軍路轉運使皮公弼請尽買惡錢且每行置錢鉄相易秦鳳路轉運使熊本言買惡錢及禁旧通行大錢銅錢相易皆非便于是詔逐司度利

害以聞冬十月庚辰詔三司置會計司以宰臣韓絳為提奉先是絳奏三司提天下財賦其入之數并无提要考校盈虛之法欲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及場務坑冶河渡房廊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注籍歲比較增號及其廢置名件錢物羨餘橫費等數使有无相濟如此則國計朝廷可以省議論政事足寬民力仍乞令降提而三司使章惇亦言天下財賦帳籍汗漫无以察其耗登之數請選置才士刪修為策每年校其增虧以考驗諸路當職之官能否得以升黜故有是命八年三月丁酉詔秦鳳路等處轉運司度所鑄大鉄錢數及充交子本錢外不須廣鑄委

熊本摠制營辦六月三司使章惇言河東永利兩監鹽歲課
舊額二十萬緡自許商人並邊中糧草增饒給鈔與商人得
鈔千錢緣售四百縣官暗失錢數舖已獲利不貨又私鹽不
禁歲課日減總十萬四千餘緡若計糧草虛估官總得錢三
萬餘緡視旧虧十之八今若依解鹽利募商人入錢請買或
官自鬻仍嚴禁私販歲課必大增羨餘緣邊糧草却用見錢
糴買詔河東轉運使范子奇趙子几相度詳具條約以聞鬻
詞廟見聖政門 十年禁羨餘見聖政門 六月上恐民間用大
錢則富民藏小錢又恐夷狄聞行兩等錢以為窮窘乃欲罷
行折二錢安石罷之上欲復用兩宮竟不用折二錢故折二

錢未嘗入禁中侍御史周尹言近來錢弊不一今欲將折
二錢更不別行改鑄亦不須揀選自今後只作一文使用則
盜自然无有

元豐元年十二月上每憤北虜倔强慨然有復幽燕之志即
景福殿庫聚金帛為兵費是年始更庫名製詩以揭之曰五
季失圖獯豸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期以募士
魯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庫沒積羨贏又揭以詩曰每度
夕惕心妄意遵洪業顧予不武姿何以成戎捷

三年正月徑制熙河路边防財用言置司以來實收利入
元豐元年四十一萬四千

六百二十六萬貫石二年六十八萬四千九十九貫石辟牧
司收齋監租課等錢百十六萬緡有奇十二月知邠州王孝
先上屯四當田司熙寧七年至十年費錢十五萬五千四百
餘緡五年詔戶部右曹于京東等十二路發常平錢八百萬
緡輸元豐庫左藏內藏外又有元豐庫雜儲諸司羨餘錢六
年三月吳居厚言自置監稅司近二十年商人負正賦稅錢
七萬六千餘乃倍稅十五萬二千餘緡皆周革提舉失于拘
權乞辛卯詔自今擘劃創立課利歲每收萬緡迺一資十二
月自熙寧初始變禁法歲課所入元年為錢三萬六千四百
緡有奇併增者五歲乃取熙寧六年中數足以一十八萬三
千一百緡有奇為新額至元豐六年增至三十七萬七千九
百緡而為軍器萬民自鬻置場售之歲課一百五十萬斤用
本錢萬八千緡至治平至元豐教无增追云七年十二月天
下免役計緡錢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場務錢五百
五萬九千谷石帛疋九十七萬六千六百五十七

哲宗

元祐元年三月戶部言乞罷榷醋之禁從之二月詔戶部黃
兼按察川路茶法劉摯上言乞大減歲市之額稍增近直之
價削納茶无名之錢以完春園戶以革欺倖蘓軾言孟蜀均
據始有榷茶法藝祖罷之淳化間王小波李順因販茶失業

遂為大道近來李稷引六師閱共事增額于成都府置都茶場許以金銀諸貨所博遂以折博為名遣公人牙人搔擾民間无復寧歲今乞朝廷罷放權法自小民自作交易但取稅錢而已四月上官均言財用出于一司則有无多寡得以相通近間內藏賣遠年縑帛止二三百文每縑須近二千合所賣之直十只一二此有司之罪臣乞令戶部大府等于內藏諸庫得加檢察而轉資其歲久之貨弊八月戶部請支撥餘便司錢二十萬寔應付河北余買差之王禹叟對曰青苗困民之法數年後民將自足國用亦足朱光庭亦進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岩叟曰又陛下若憂不足恐小人窺伺妄獻

功利之說

十二月詔諸路元豐七年已前坊場免役寬剩錢許留一半餘置場和買可變轉物貨其物貨逐旋起發于元豐庫送納三年正月改封椿錢物庫為元祐庫隸尚書省左右司三月詔改元豐元祐庫為元豐南北庫增南庫官一員閏十二月韓忠彥蘓轍韓宗道等言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谷金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臣等今日欲取朝廷費用錢物詳加裁節多不致于傷財少不致于害事六年九月詔自元祐六年每歲于內藏庫支緡錢五十萬赴元豐庫椿管補助沿邊軍需

紹聖元年正月以元豐庫錢十萬緡七萬應宣仁皇后山陵之費七月蔡京上理財之術言取會諸路元祐財利名額其所費減可與不可各具條奏立為成法十一月戶部言諸路上供錢帛多欠不足章淳曰自元祐以來司馬光等務散府庫姑息小民以致財用匱之上曰利法弛壞而講求之元符二年上以內庫銀緡二百疋兩赴逐路徑畧司准邊事內庫闕銀以緡七十万疋貼支壽原路乞降度牒五十付本司為備邊之費詔從其請二年秋七月上謂曾布曰陝西錢輕歆變法鄭雍歆給鈔安涇以為不可曰錢法不可輕變今幸有鈔法可以救貴之弊使物價平鹽課鹽鉄錢重民不食貴鹽公私之利不一何為不行而乃歆變錢法乎上然之三年十一月戶部言天下坊場三万一千餘處摠一界一千一百餘万每歲以一百万入內帑助邦國用而敗折逋欠或破產不能償乞修立良法從之

徽宗

政和三年六月尚書省言自創新法鹽鈔方及一年已收息錢餘万貫若不支散自无地可着鹽課之盛至是極矣宣和二年時監法已壞止甫命州縣設限立額給鈔敷給與人戶如一戶給十鈔其后遂至計口而給家至戶擾雖嬰兒不免

官制沿革上

太祖

建隆二年閏二月殿前都檢點慕容延釗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罷為成德節度使自是殿前都檢點遂不復除授三年二月甲午詔今自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若咸採訪以聞仍須直書其事不在慮有牽引事閑急切許非時詣上章不得須候次對乙亥詔翰林李士班位宜在諸行侍郎之下官至丞即在常侍之上至尚書依本班故事翰林李士侍從親密不在外朝每五日起居班于宰相之下公晏即坐一品之前合班在尚書之止于是陶谷以禮部尚書為李士承旨而同列李昉等官正列曹郎中谷乃因事建白而降此詔是實表異軋昉等也壬午有司上重定合班化制升六曹侍郎在給舍郎中在補闕上員外郎在拾遺上節度在六曹侍郎上中書侍郎下故事此省官為侍從班五品押南省四品八品押南省五品節度使在諸司二品下于是改為冬十月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為檢校太保充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如也又以徽宣北院使李處耘為宣徽南院使處兼耘前自揚州還老幼遮道泣涕累日不得去十一月癸巳詔中書門下每縣復置縣尉在主簿之

下俸祿與主簿同凡盜賊鬪訟先委鎮將者詔縣令及尉使
復領其事自万户至千户各置弓手有差五代以來節度使
補署親隨為鎮將與縣令抗禮凡公事專達于鎮將州縣吏
失職自是還統于縣鎮將所主不及鄉村但市郭而已後樞
密使趙普之言也乾德元年六月詔自今臺省六品諸司五
品登朝第二任方得補陰五府少尹不在即限下四月己酉
始命刑部侍郎賈玳等通判湖南諸州六月庚戌命大理正
奚屿知管陶縣御史王祐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外
郎于繼微知臨清縣常參官知縣自玳始也

二年春上以選人食貨者詔吏部流內銓听四時參選仍

命李士承旨陶谷等本司重詳定循資格及四時參選條宰
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再表求退戊子以質為太子太傅溥
為太子太保仁浦為僕射皆罷政事先是見天子必命坐有
大政事必商議之常差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
但置入熟狀畫可降出即行之唐及五代皆不改其制惟有
坐而論道之遺意質等以先朝旧臣稍存形迹且憚上英武
每事輒其劄子進呈退批所得聖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常
言于上曰如此則尽稟承之方免妄誤之失矣上從之由是
奏御侵多或至所吳賜茶之禮尋齊固弗暇于坐論矣後遂
為定式蓋自質等始也庚寅以樞密使趙普為門下侍郎平

章事集賢院大季士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上党李崇矩為檢校太尉充樞密院使上既除晉及崇矩乃无宰相署勅上時在資福殿普因入奏其事上曰卿但進勅朕為卿署字可乎普曰此有司事非帝王所行也乃始問翰林季士講求故事陶谷建議以為自古輔臣未常虛位惟唐太和中其露事后數日无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署勅竇儀曰谷所陳非承平令典不足援拋今皇弟尹開封府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上從儀言任寅勅趙普監修國史先是宰相監取皆內降制處分今正用勅非田制也因唐朝五代之後命宰相分鎮三館首相為照文館大季士竇儀等上新定四時三選條送之上款為趙普置副而唯其名稱召翰林季士承旨陶谷問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對曰唐有叅知机務叅知政事也且以樞密直季士兵部侍郎薛居正呂餘慶並本官叅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正令就宣徽使听上事殿廷別設博位于宰相后勅委署御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皆半之蓋上意未款令居正等与晉齊也史臣李沆等曰按唐故事裴寂為僕叅知政事杜衍為御史大夫叅知政事魏謩為秘書監叅議朝政蕭瑀為特進叅知政事刘洎為黃門侍郎叅知政事刘洙求為中書叅知机物然並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常欲用郭侍奉叅

知政事既而謂崔知溫曰侍奉等歷任尚淺未可与卿等同名列逐今于中書門下同承受進進止平章事以比言之平章士亞于參知政事矣今谷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相政事為對反以參知政事為丞相下一等穀失之矣議者惜之六月御史台太常禮院奏東宮三事臣一品僕射二品若百官上表未知何人為首詔兩制議之戊辰翰林李士賓士儀等奏僕射師長百僚東宮三師臣子之官當以僕射為首從之 月庚寅中書門下上重詳宣翰林李士承肯陶谷所議少尹幕取官參選條件從之自是銓選漸有倫矣甲午令藩鎮母以初官為掌記書務須歷兩任有文學者乃詳奏辟詔

吏部南曹自今當調赴集選人歷取任多課績而无闕失其人才可副升擢者具名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當与量才甄獎上慮銓衡止憑資歷英俊或沉于下僚故也四年八月壬寅詔以憲府繩奸天官選吏秋曹決獄俱謂難才理宜優異應御史台吏部銓南曹刑部天理寺自知雜侍御史即史少卿以下本司滋事滿三歲者迂其秩御史中丞尚書侍郎大理卿別設旌賞其奏補歸司勒留官令史府史各減一選冬自平湖南諸州皆置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与長吏忿爭常曰我監州已朝廷使我來監汝長吏奔動必為所制或者言其太甚宜稍抑損之 未詔諸州通判无得怙权徇

私各與長吏連署文移方許行下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御乾元殿受朝升節度使班在龍墀內金吾將軍上故事節度使不帶平章事者皆位在御監下于是特改爲冬十月癸酉度支判官候涉言三司凡二十四案鹽鉄主其六戶部主其四其餘皆度支主之自荆湖西蜀之平事務益中上敎令三司均主其詔三司權官張統分判度支案事

開寶元年八月辛酉令合格選人到京者即迎集不必限四時及成甲次南曹銓司門下三省處磨勘注擬並黜檢謝詞等共給一月限南曹百日銓司十五日門下省七日看爲式冬十一月癸巳詔天下縣令佐自今檢苗定稅部後差夫銓

轄徵科區分刑獄凡關事務貴在公平如有違踰並宜論訴或令佐不相糾奔訴吏民訴得實者賞之有差二年十一月戊辰詔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分直奉士院自昉及多遜始也三年秋七月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永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員冗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西川管内州縣官宜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旧俸月增給五千諸州滿二万户者依旧設曹官三員戶不滿二万止置錄事參軍司法參軍各一員司法兼司戶不滿万止置司法司戶各一員司戶兼錄事參軍不滿五千止置司法司戶一員兼司法及錄事參軍事縣千戶以上依旧署令尉主簿凡

三員戶不滿千止置令尉各一員縣令兼主簿事不滿四百止置主簿縣尉以主簿兼知縣事不滿二百止置主簿兼令尉事五年八月丙申命同知廣州潘美尹崇珂並兼領南轉運使王明為副使太子中書許九言為判官轉運判官自九言始也九年三月庚戌以宣徽南院使又成節度使曹杻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使樞密領節度使自杻始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為宣徽北院使節度使領宣徽自美始賞江南之功也杻歸自江南詣閣門進榜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加其不伐始杻之行上許杻以使相為賞及還語杻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

且徐之更為我取大原因密賜錢五十万彬快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嘆曰好官亦不過多得耳何必使相也上受惜爵位不望與人類如此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署勅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朝會親王則分班餘官則綴本官正衙見謝則押班凡定制度除授者勅尾有其衙而不置測注使字八月壬戌以樞密副使楚昭輔右衛大將軍判三司主仁瞻分領宣徽南北院使自后宣徽使缺即命樞密副使兼領院事十一月以太子少詹事楊說率更令徐鉉^並直學士太子中允張洎直舍人院直舍人院自洎始十二月宣己以樞密直學士左正諫大夫賈琰

為三司副使三司置副使自瑛始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太祖晏駕詔翰林李士戶部侍郎李昉
兼判太常寺昉歸語其子宗諤等曰堂吏不知典故豈有為
丞郎而判寺乎若言判事自丞以下皆可判也何假別命官
乎唐朝丞郎兼判他局者甚多或官高則言判某官事或官
次則言知某官事或未即真則言權知某官事惟太常卿尤
為重任未聞可搃而判之必朝廷以為不才當言權知太常
卿事可矣然近者竇儀判大理寺權領判國子監比蓋失之
久矣宗愕因問凡制勅所出必伺宰相今言堂吏不知典故

何也昉曰命官判寺宰相必不徑心惟堂吏攀近判使押字
尔昉又言自太祖臨御以來百司吏限于選補後進者多不
習故事由是台省旧規漸成廢墜云二年初置文思院四年
春正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石熙載簽置院事仍賜宅一
區簽署樞密院自熙載始九月戶部郎中侯涉為諫訖大夫
權御史中丞叔中丞自涉始比十一月以河北轉運使司丞
王在田為陸路判官依實錄知古本傳云轉運使名自知古
始必有一誤 十二月詔改司寇參軍為司理參軍以司寇院
為司理院令于選部中選歷任清白能折獄訟者為之又
置判官一員委諸州于牙校中擇有幹局曉法律高負者為

之給以月俸如旧馬步判官之例尋又詔諸州察司理參軍
有不明推鞠者致刑獄淹滯具名以聞蔽匿不奔者罪之五
年春正月庚寅以礼部侍郎程羽為文明殿大季士立于樞
密院副使之下文明殿季士即瑞明殿季士也國初垂改殿
名而季士領職如故于是併改為文明殿季士自羽始七年
春以給事中侯涉右正諫大夫王明同判三司同判三司自
涉明始丙寅以兵部員外郎宋琪通判開封府京府通判自
琪始夏四月甲子翰林副使楊守一為東上閣門使元樞密
都承旨加都字自守一始冬十月唐蕃鎮皆置印京師以大
將領之國朝則署人為奏進官上以事頗遲緩簡擇得一百

五人補進奏官每人掌二州或三州置都進奏院令供奉官
張文燦領之八年三月分三司為三部鹽鉄王明度支陳滋
信戶部却正各置使時政奏記御見太宗聖政門

雍熙元年五月以將作監丞李元吉等為臺后官賜銀排任
京官後后官始此七月庚子改匭為思諫檢校丙申匭寃為
申明檢北通立匭為昭質檢仍令諫院依旧差諫官一員主
判十一月唐旧制有魚袋國初其制多缺至是許升朝服緋
綠及二十年者賜緋紫內出魚袋以賜之服紫飾以金服緋
以銀三年六月乙巳屯田郎中知制誥大名府趙昌遣觀察
之使鄭蒙乘駟詣闕上書請斬敗將曹彬等上覽奏加嘆優

詔褒之尋召拜御史中丞知制誥正為中丞始比四年二月
丁未右補闕知制誥范杲家貧負人息數百萬杲晞常為
吳元尹棄官居京氏能殖貨家累鉅万性尤吝嗇未常分改
旧親戚有人送長安至者給杲曰少尹不復惜財物揮金无
筭矣杲聞之大喜因請出守給杲兄上可其奏壬子授工部
郎中知京兆府知制誥出領外藩自杲始三月庚辰詔天下
知州通判先給御前印紙令書課績自令五條其事迹罷官
日上中書考校文人換武秩見契丹門

端拱元年春正月丙子上以補闕拾遺任當獻納時多循默
失建官本設新立名使各修其職事二月乙未改左右補闕
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近制宰相子起家即授
水部員外郎加朝散陞呂蒙正固讓止授六品京官自是為
例八月以梁正幹等五人並為將坐監丞元當中書堂后官
堂吏校選人授京官始比冬十月特置四廂都指揮使以右
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都轉運使都轉運使自知
古始

淳化元年正月旧制勳官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二等五
代時初叙勳即授柱國詔京師幕職州縣官始武騎尉朝官
始騎都尉歷級而升二月己酉詔自今遊宴宣召直館其集
賢秘閣校理等並令預會先是上宴射苑中三館孝士悉預

李宗諤任集賢校理閣門吏拒之不得入宗諤獻詩述其事
故有是詔國家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于禁中昭文集
賢置大季士直季士史館置修監國史修撰直館昭文亦置
直館集賢又有修撰校理之職名數虽異而職務畧同閣門
拒校理不得預晏蓋吏之失也三月上以寺監副二品秩素
高旧制自郎吏迁受頗聞縉紳之流以台閣自許目為散地
歆振起之至是除郎中十餘人為卿監八月列秘閣次子三
館以直史館呂祐之分直昭文館以和嶠直集賢先是但有
直史館于是始備三館之職十二月群臣升殿奏事者可其
奏皆得轉達于有司頗容巧佞右正言直史館謝秘請自今政

事送中書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詔從之遂
著為定制中外所上書疏如之二年王化基為御史中丞常
募范滂為人獻清澄立畧一曰復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
法天並建官聯以尊王室且尚書上應天象對臨紫垣六卿
擬喉舌之官即吏應星象之位斯實乾文昭著政事具明今
省曹之名未稱朝廷之盛夫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
官勾當間析磨勘憑由理欠孔目官勾押前行後行皆州縣
官司吏局之名也臣今請廢三司止于尚書省設六尚書分
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
使人掌一司廢孔目勾押前行後行為都司主事令吏書令

史唐句院開折磨勘憑由理欠等各歸比部及左右司如此
即事益精詳且盡去其州縣取局鄙估之名也六卿如闕本
官即選名其二十四司公事若煩簡不同望下本官屬恭酌
其類均而行之一月己丑是月命翰林季士賈黃中蘓易簡
幹當差遣院李沆全判吏部流內銓季士領外司自此始也
九月甲辰以樞密副使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
院事知院事之名自此始遜仲舒準仍並帶副使自後或以
正官或校檢官為之秩與副使同冬十月翰林季士承旨蘓
易簡續翰林季士卷以獻上加納之賜詩一章又免白書玉
堂之署上曰水為翰林中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今日

之樂十月丙申上以入閣旧圖承五代草創之後礼容不脩
于是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引別為新圖十二月
丙申朔遂行其礼于文德殿右諫議大夫張洎既與徽之等
同撰定新仪又独奏疏曰切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
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伏朝万国在此
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置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
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对
回夷君長試制策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即唐之紫宸殿
也在周為内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上閣即雙日常朝之殿
也東晉太極殿在東西閣門唐制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

君恭己南面向名紫微皇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
從之盛御前有勾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伏前
代為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于宣政殿前
立黃麾金吾伏俟勘契畢喚伏即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
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叔宜為上閣甚非憲度况國家不
承正統宇內治平凡百憲悉從損益惟視廷之禮尚屬因循
切見長春殿正与文德殿南北相对伏請改創此殿以為上
閣作隻日立伏視朝之所其崇德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
也為隻日常時听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立論
乃以入閣儀注為朝正非常之理甚无謂也臣今按中書
門下御史台為三司謂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
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侍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
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諸准旧儀侍從官先入起居畢分行侍
立于丹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正班入起居雅合
于礼臣又聞古之王躬勤庶政其臨朝之時數視政事之繁
簡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故事于正觀自天寶兵興之後
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隻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
寒盛暑陰靈泥滯亦放百官起居隻日宰相當奏事即時特
聞延英召对或蛮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紫宸引見陛下自
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听天下之政雖剛

健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遊焉息焉亦聖人之大訓若君父
焦勞于上臣子緘默于下不能引大体以爭則忠亮之心有
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旧規隻日視朝隻日不坐其
隻日遇天寒盛暑陰霾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隻日于乾德
崇政兩殿召对宰臣常参官以下及非時蛮夷入貢勲臣歸
朝亦特

上閣引見並請唯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三年夏四月命
蓋鉄判官翰華直昭文館宰三司属官兼直館始此五月甲
午御文德前殿百官入閣舊制入閣惟殿中有袖伏隨兩省
供奉官先入陳于庭上以為儀衛太簡命有司更設黃麾伏
仍旧送新制也五月置理檢院命錢若水領之復唐制也秋
七月置三司都勾院命諫議張昺判之冬十月上慮中外官
吏清濁混淆莫能甄別壬午命戶部侍郎王沔度支副使杜
泌秘書丞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之吏部侍郎張宏戶部副
使高象先膳部員外范正詞同知幕職州縣官考課號曰磨
勘院又命左贊善大夫 廷式与樞密都承旨趙鎔李永同
較三班院殿直以功过四年夏五月丁未齊京朝官差遣院
令官審院摠之季士錢若水樞密直季士刘昌言同知官院
考覆功过以定升降又以判流内銓翰林季士承旨雍易簡
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旦等同兼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内

銓王之奏章奉及歷任有殿最考課院主之并吏員而有司局設者咸以為當從易簡之請也戊申詔罷鹽鉄度支戶部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員屬吏並從舊貫從殿中丞馬應昌之設也以鹽鉄使魏羽判三司秋八月丙申朔通進銀台司旧隸樞密院使凡内外奏復文字必關二司然後進御内則内官及樞密院吏掌之内則尚書内省掌之其數以下有司或行或否得緣向為奸禁中莫之外司无糾奪之職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初自嶺南召還即上言通進銀台司受遠方疏多不報恐失事宜請別置局署命官專位校其簿籍以防壅遏上加納之癸酉詔以宣徽北院听事為通進銀台司命敏中及張詠同知二司公事凡内外章奏案牘謹視其出入而勾稽焉月一奏課事无大小不敢有所留滯矣癸卯司旧隸中書尋令銀台司兼領之九月以給事中封駁隸通進銀台司應詔勅並令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行下詔審官院自今京朝官未歷州縣者不得任知州通判從翰林學士承旨蘓易簡之請也五年夏四月丙戌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祕言伏覩聖朝編年謂之四紀惟紀報狀畧叙勅文至于聖政加言皇猷美事群臣之忠邪善惡庶務之沿革弛張汗簡无間國經曷紀清置起居院修左右使之職以紀錄為起居注与時政記逐月終送吏館以備修日歷上覽而

加納之乃置起居院于禁中命起居舍人史館修撰梁周翰
掌起居即事祕省承直昭文館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丁酉
掌起居即事梁周翰言請自今崇德殿宗春殿皇帝宣諭之言
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
机密二令本院編纂各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于封拜
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修令即与舍人分
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无起居法每月先進御后降何史館
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也六月甲辰詔翰林李士樞密直李
士今自叙立班位依旧在承即之上詔三司總計使及諸道
判官各給御前印紙自八月立書勞績歲終校其優劣以申

黜陟以殿中丞丁頌言守本官復充堂后官堂吏自唐至漢
周率自京有司以有文才能書札行正廉幹者抽補分掌諸
房公事年深即授檢校少卿監同正將軍至國初趙普在中
書奏令檢校諸漕即中自迤以來屢懲其貪而數惡其黨故
參用士人有科第歷外官者至是復秩以朝籍蓋矯昔之枉
也八月癸巳詔改內班為黃門以崇儀副使魚內班左都知
實神具充並宅使兼黃門左都班知內管領諸司使始此
至道元年正月始命員外郎孫贛為皇姪皇孫教授時中書
言旧制太子有侍讀後改為奉諸王講讀請以教授為名後之
八月癸巳初置左春坊謁者命左清道率府副率祥符王

維英兼領之然謁者本內侍之職而太子有通事舍人掌宣
傳導引之事不名謁者又十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
宜為蓋執政之失也二年夏四月甲申上謂宰相曰膏梁之
族官勲固以崇貴子孫仕宦者多至四五人每軍慶中書皆
授攝官未几即補正員不數年遂通閩籍比甚弊政亟宜革
之乙未詔自今止賜同奔士究出身依例赴集選閏七月癸
三司理欠司 見太宗聖政門 三年夏四月乙未朔尊皇后為
皇太后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制曰先朝庶政盡
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然而纂圖伊始懼德弗明所宜
拔茂異之才開諫諍之路托綏寡鰥思復疲羸庶几延宗社

之鴻休召天地之和氣京朝官衣緋綠及二十年並与改服
色所未陞朝亦听叙賜緋紫自此始六月罷度支鹽鐵戶部
副使八月周瑩為宣徽北院使自後不復置此職先是宣徽
位在樞密副上瑩表請居下迨之後祥符九年詔參政樞副
宣徽並先後為序至熙寧二年郭逵序位子參政樞副下九
月丙子御史王齊上疏陳十四畧云官多則事煩吏多則民
殘款事不繁莫若省官款民皆安莫若省吏天下所以未格
清淨者由官吏多之故也又云官多俸薄不若俸厚而官少
若盡去冗食復其全俸則二人之俸可以周一人之用衣食
既足庶耻自異又曰銓選之門徒有其名莫著其實有殿者

雖加厚罰有最者莫見明揚或驟遇其寬恩則不限其功過
靡遂慰荐則終困于徒勞又曰貢奉不嚴則权執爭前而孤
資難進必致均之莫若皇朝三品及見任之武升朝官子孫
弟姪荐名于西監而未升朝官子弟及白屋之士荐名于州
郡然后升于礼部第其所否亦兩分之則权勢異途孤貧自
進矣

真宗

咸平元年春正月癸酉始今諸王府記室翊善侍讀等官分
兼南北宅始此當詳考時南北宅又有伴讀然无定員七月
戊午置翰林侍讀季士以楊徽之夏俠嶠呂文仲為之置翰
林侍講季士以邢昺為之初太宗命文仲為翰林侍讀寓讀
禁中以脩顧問然名秋未崇上奉承先志特建此職擇老儒
舊德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季士祿賜如之八月右司諫直
史館孫何上流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會府漢
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百司之綱紀今僕率其屬丞郎中分
其行二十四司燦然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書令史丞其
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有吏部為辨可績而育人材有
兵部為謹紀律而誅強暴有礼部為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
部為營宮室而修隄防六職奉而天下之事脩矣二年六月
令祕書省正字即煥于祕閣讀書從其請也祕閣讀書自煥

始十一月廢理檢院天聖七年二月復之以御史中丞王曙
為之滋夏竦之議也三年十一月令常參官轉對如故事詔
曰聞者深詔朝倫大聞言路而籍相尚啟沃无聞豈朕意之
未孚耶庶官狃于因循耶今順考旧規進請設几朕躬過
失時政有違教令之闕遺人情壅遏並可條上毋或緘藏言
近許者不可優容文不工者許其直致其末預次對官所封
奏以聞四年三月壬午以太常博士孫近為監察御史滋新
制也知全州陳彭年上疏言五事其四曰行公奉云為印之
道莫切于求賢求賢之方莫先于公奉然隄防不峻則濫進
之路與憲綱稍嚴則明揚之典廢期臻多士在振宏綱臣請
依唐朝故事新授常參官朝謝日並進扶狀奉官自代各隨
所長且言其狀或以文彖或以吏能或以強明或以清明務
在據實不許飾詞儻所諳知无避親黨既徑御覽即付宰司
俟至年冬具名條奏在外者委諸路轉運在內者委本司官
吏常更審其事以驗所奉如荐揚既敷採听非虛即与量才
各加進用其后或不操修行故黷彛章則奉下法依科刑以
懲繆奉或政績如異課最有加則奉下通事旌酬以褒進善
賞罰既信清濁自清蓋採群議則人无以私有當規則中皆
知劝清源正本其在于滋疏奏詔馮拯陳克叟參詳之極等
上言切詳社制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刺史少尹凡赤令

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內于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
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缺以見奉多者量而授之如讓
表不到委閤門御史台糾督以聞並送之壬子審官院初引
對京官于崇政殿廷秩有差京朝官磨勘引對自此始九月
知封校司陳恕請鑄印詔令取門下省印用之遂改知封駁
司魚門下封駁事壬午以國子監校勘前知封駁司對士玄
為大理寺丞南宮侍教南宮北院宅有侍教自此始五年春吏
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在掌銀台每覽天下章奏有言民飢
盜起及詔勅下不便民者悉條奏其事上奏宰臣稱錫為得
諍臣之侔夏四月癸酉命田錫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仍

遣中使諭旨曰卿每上章疏所司不敢滯留朕皆一一親覽
知雜任朝廷甚難其人故以命卿不妨徐一撰述或有所見
即具奏聞十二月丁丑以宰相呂蒙正李沆並魚門下侍郎
舊制三司三公左右僕射平章事並兼兩省侍郎先是李士
朱白梁周翰章二相加思制書遺忘旧制既而上問白不能
對各罰俸一月六年并三司為一使見用度門秋七月復并
三司勾院為一直史院陳堯咨判之遂其請也至祥符九年
復分為三部張懷宝等為之

景德二年三月甲寅將作監丞王曾為著作郎直史館賜緋
舊制試文當屬舍人李士院宰相冠準雅知曾召試政事堂

以起復諫議大夫知制誥晁迥起居舍人知制誥李宗諤在
舍人院掌牒御史台不_在平空中丞呂文仲移文誥之宗諤引
入事証不相流攝且言中書門下有正言以上皆天子侍從
之官立朝叙班不與外司為比故政衙則與宰相重行而立
于通衢則與中丞分路而行常參則師傳入于兩省之前朝
會則台官次于兩省之后地望特峻職業有殊官局之門不
相統攝卒如宗諤所言守職者躋之十二月以王欽若為資
政殿大學士班在文明殿大學士下上怪問之左右以故事對
欽若訴于上即日改為資政殿置大學士自此始 三年二
月丙子叔三司使下謂言唐于文融置勸農判官今欲別置

慮益煩擾而諸州長吏取當勸農乃請少卿監刺史閤門使
已上知州者並兼管内勸農使餘及通判並兼勸農事諸路
轉運副使並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勸農使入御自此始夏四
月壬辰屯田員外郎謝濤使益州路及還奏所部官二十餘
人宰相以為多濤乃歷陳其治狀且願連坐奉使奉使連坐
自濤始也未復詔群臣轉對其在外京朝官內殿崇班已上
候得替先具民間利害實封于閣門上進方得朝見四年大
月戊申上謂輔臣曰近詔諫官御史各令奉職言事昨右正
諫言彭年請條具貢奉制復宏詞科承徑術士侍御史賈翱
使還奏宿州賈稜擾民此皆可采中書宜置籍記之自彭年

朝為仍具案覆可行及不可行者歲終以聞若有改轉即不待歲終錄奏癸巳覆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先是土出筆記六事指其一謂主但曰勤卹民隱遴選廉官朕无日不念也所慮四方行察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即受災沴今軍民事務虽有轉運使且地遠无由得知先帝常遣朝臣為諸路提點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先命中書密院釋官具名進內親選才能之人引对于長春殿遺所至專案視刑禁審詳案牘常儉奉催督在繁久者士申詔開封府推官判官各增置員以獄訟開法為生事戶口祖賦為熟事分掌之仍加俸給如事有枉抑未盡公理非吏人受財自今並以推官

為首八月己酉國子祭酒邢昺以羸老自陳曹州故御領給假一歸視田里壬子即拜工部尚書知曹州朕如故廷班在翰林李士上及行又令近臣祖送設會于宜春苑翰林侍講李士外使始此

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己卯詔龍圖閣侍制班視知制誥在其下于龍圖閣侍職戶部郎中置昭文館朕論工部郎中自史館陳彭年並魚集賢修撰詔諸路轉運使副提刑獄朝臣使臣許詹弟姪孫者送其請三年春正月丙子又詔濠州縣官三任六考方得論奏置龍圖閣李士以直李士杜鎬為之侍制陳彭年為直李士戚倫為樞密直李士又詔龍圖閣李士

上給俸如之四年五月戊申朔詔曰今宰相官至僕射者並于中書都堂起上不帶平張事者亦于本有赴上令太常禮院崇文院檢討詳定儀注先是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王旦迂右僕射止于本所受賀冠侍輔臣遂命振奉旧儀祖宗以來兩省御史台須文季優長政治尤異者乃特除拜汾陰肆赦始以叙迂上恐循習非便乃詔自今遵守旧制不得以他官轉入五年七月乙酉詔尚書丞郎兩省給諫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員外郎及兩省六品已下官充本路運使副者丞前例須申報兼職當統攝方委于事权而官有等差宜明于品級自今知制誥觀察使已上知州府處所申轉運司狀止置按檢令通判已下署衙供申如轉運使官秩在上者不用此令其后張詠以禮部尚書知昇州凡有祠部事皆申公狀詠因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狀似未合宜望自今尚書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行曹局上署案檢送之丙辰知制詔王魯判大理寺判寺旧用勅官上欲重其任故特命魯使殿諭之曰天下之命繫于獄今以屈卿曾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奏辟僚屬遂著為令五年秋九月戊子以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王欽若戶部尚書知樞密院陳克叟並依前官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院使簽置樞密院事馬知節為副使季士晁迥草制誤削去欽

若堯叟大官詔名存之遂改制而行儒臣領樞密魚使相自
欽若堯叟始冬十月乙未朔詔樞密使帶檢校官平章事不
告引止于本所贊唱時王欽若陳堯叟上言請定常制先是
魏仁補以宰相兼樞密使告引曹彬以樞密使兼相不告引
故止用彬例丁巳以知制誥陳堯咨權通判吏部流內銓制
選人皆用奏奉乃得京官而士不孤寒不為人知者堯咨特
為陳其功狀而升擢之庚寅置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等上新
定閣門儀制十卷四方館儀一卷詔獎之仍各賜金帛右諫
議大夫左番閣直學士陳彭年為翰林學士兼左番閣學士
學士兼職自彭年始六年九月癸卯朱選討銅二十斤坐擅
發駟馬與知廣州邵睟子令省親疾而馬死故已先是撰制
誥魚牧群使也守藩郡魚領如故于是始解使職自是不復
有外在魚領者矣詔左番閣置學士直學士結銜在本官之
上杜鎬陳彭年之為職是也職在官下至是陳堯咨建言故
更之

大中祥符七年夏四月丙辰朔令有司依新定儀制重畫入
閣備有唐朝職官悉改之遂上閣門使魏昭亮之請也是月
中書言文武臣僚年終奉到魚職州縣官今欲定五人以上
同罪保奉者替曰令吏部流內銓磨勘引對送之兵部尚書
寇準為樞密院事同平章事王旦為之也準未告謝命向敏

中叔斧遣樞密院公事自是樞密院皆罷即命宰臣叔斧遣如敏中例八月甲寅朔置景靈宮使以中書侍郎魚刑部郎中平章事王欽若都大提齊抄寫校勘館閣書籍翰林季士陳彭年副為鑄印給之初崇文宮火燔崇文院祕閣所存无凡既別外院重寫書籍彭年請內降書大選官詳定然後抄寫命館閣官及捧吏部常選人校勘校畢令判館閣官詳定兩制內選官覆檢點又請募人以籍鬻于官者驗真本酬其直五百卷以上優其賜或藝能可採者別獻奏候旨前后獻書者十九人悉賜出身及補三班得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四卷彭年參知政事一人魚領然彭年既入中書不復至館其總

領之務但委崇超判館閣官以不復閱預言八年二月以楚王元佐為天策上將軍與元牧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唐及後後唐天策上將軍並開府時元佐久病特加獎賚不問府仍結銜在功臣上帝謂宰臣曰楚王加恩與元府必遣人來重于煩擾宜速止之府牧自此始五月壬辰詔于右掖門外創崇文外院別置三館書庫時宮中嚴火禁甚峻上以群臣更直宿寒泣之月飲食非便乃命翰林季士陳彭年檢唐故事而修復之九年正月丙辰置會靈觀使以參知政事丁謂為之九月庚子以刑部郎中置史館高紬為史館修撰同判吏部流內銓寔不掌修撰自是領修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乃

令掌修撰遂以為例云及明年紳求外任故事修撰不帶出
復授直昭文館知越州大理評事崇文院檢討兼國子監直
講馮元為太子中允直龍圖閣並賜金紫上作詩二章分賜
之直龍圖閣季自元始序位在本官首

天禧元年春二月丁丑詔別置諫官御史各六員增其月俸
不兼他職每月須一員奏事或有急務听非時入退及三年
則絀其不勝任者戊寅內外官加恩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
事王旦加太保彭王元儼加太保為鎮海天平節度使王欽
若^加右僕射定難節度使趙德明加太傅三公併除雙員自旦
及元儼始州牧自元佐始 三月己酉著作郎劉焯為右正

言時蚤別詔置諫官焯首預其選上曰諫官御史之任實難
其人當須識朝廷大體達政刑要道言必語理乃為稱職尔
夏六月丙子右正言魯宗道上言竊惟親民之官政事最切
未見區別有如民何今審官例差一知州縱耄識以何道推
隆之銓司平配一縣今蚤菽麥不分且无由擯斥之今与天
下親民之官以十八及論之黷貨害政木實刑章者十有其三
清濁混然巧与清為吏在上之知而不能科奪者又次為貴
游親屬望風護善不言者又次為是則介然自守約已恕
物不諂上不黷下不陞下致之于民政者十不二一為歆民
之安其可得乎漢先帝凡拜刺史守相必親見之考察其言

觀其能今或未然凡除知州通判京朝官知縣侯滿三五人
其令大臣且宴見之禮以遣之訊之以言而察其應對覘其
辭氣考其藏否才能者將去之不肖者退之縣令則捧台閣有
風鑑問望臣僚者遣之能否之間各如其狀恐于聖政稍得
其宜禮儀院奏詳定太慰王旦赴上儀注國朝以來三公不
兼宰相无赴上之禮上優寵大臣故特有是命然且終以疾
不赴焉九月上与宰相議者吏負向敏中曰太祖太宗朝閣
門祇候不过三五員宜尊贊謁而已今踰數百而除授未已
祿廩至厚名望亦優其間不无濫被升擢者願賜減損上曰
此蓋相承為例漸減省之二年春正月己亥尚書右丞魚宗

正卿趙安仁為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魚中丞始此以崇儀
使昭州團練使賈宗戶部員外郎薛奎并為制置發轉運副
使郭盛為都監發運司置都監始此夏四月翰林李士李維
罷為戶部侍郎集賢院李士初維三兄皆年五十八而卒及
是^維亦得疾因力辭近戚云維疾稍間命知詩州集賢院李士
出藩自維始十二月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張知白与宰相王
欽若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丙午罷為刑部侍郎翰林侍
讀李士知天雄軍上賦詩餞之輔臣以雜李士出藩并翰林
侍讀李士外使皆自知白始宗敏求春明退朝錄云祖宗時
宰相罷免雄趙令得使相余多得大官歸班參樞亦然天禧

中張文節始以待讀季士知南京太華中正文康以資政季士知陝州自慶曆解罷率皆得焉將坐監丞蔡齊為置作郎直集賢院故事第一人及第到任一年即召或齊自兗州通判徙濰州獻所以為文乃得名試三年五月辛巳監察御史劉平為鹽鉄判官章穎為度支判官並賜緋魚于是御史復兼省職十二月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檢校太尉曹利用吏部尚書參知政事丁謂並為樞密使時輔臣以效恩俱進官故事常為宰相而除樞密使始得僕射乃以謂檢校太尉兼本官充使樞密使曰御史大夫自利用謂始去之四年春正月乙丑以華州觀察使曹瑋始也丙子改諸路提點刑獄為

勸農使副使兼提點刑獄公事仍詔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卹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稅凡農田一事已上悉領之仍各賜農田勅一部夏四月九知制誥善位兩省則次給諫南省御之台次丞即外官則在觀察使上云五年春正月己酉季士劉筠見上久疾丁謂浸擅權歎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表外任乃授右諫議大夫知廬州舊制季士罷職多為侍讀季士或罷而閣季士筠但除諫議大夫謂沮之也十二月乙巳以內殿崇班皇甫傑明同勾管館秘閣公事咸平中初命劉崇超監三館秘閣蓋籍其後因循与判館聯署掌事時論非之崇超素与王欽若京

善丁謂為相思之別用徒明以分其权更號監
苗籍曰勾當
公事自是內臣遂與大季士同職時論愈非之

仁宗

乾興元年春正月刑部員外郎直史館陳浚易為荆湖南路
轉運使浚易好季強記為人激直少容喜別白是非多面折
人王欽若最善之嘗謂人曰數日不見簡夫輒忽不悻及廢
居南京丁謂用事人畏之无敢見者浚易將歿過之過汴水
早涸遂告謂曰浚易願使湖外非為貧也以王公在宋就省
之尔今汴水涸義不可浚他道幸公許少留謂即喜曰王公
之門独君知我者晉浚易叔糾察刑獄浚易不敢當乃聽歸

館須汴通乃行館中侍閣自浚易始仁宗即位大赦天下京
朝官服緋綠及十五年並與改賜服色以十五年為限登極
及用東封西祀例自始此三月魯宗道判流內銓宗道患銓
格煩多釐改之又悉書科條揭于廡選人真宗時選人試身
言書判者第推恩上即位亦用前法壬戌詔曰國家思皇政
徑詳覈吏治先朝碩乂之士或淹常選而以四事程其能朕
承統緒循用旧典矧然群彥來萃是塗乃命浚易臣精加詳考
或擢升京秋或序進徑筵或錫優資使居使地或假勳階以示
恩履其令翰林季士李咨與吏部部流內銓以成資闕為差擬
前懷安軍判官宋若谷等六十五人咸遷官改京秩者六人

最下者猶注近地成資闕後率以為常中書言旧制翰林醫官番琴碁侍詔轉官止光祿寺丞遇恩但加階勳而已天熙四年乃近至中允贊善洗馬同正請自今轉官勿踰此制唯遇特恩即至國子博士不入少卿監丞之吏部流內銓言天下州縣官期滿而未代者八百員辛丑詔免守選人擬以代之秋七月丙子樞密副使錢惟演旧位王魯：既入相亦正惟演使名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演但以兵部尚書充使有司失之也十一月季士刘筠為御史中丞先是三院御史言事皆先白中丞筠奉旧儀榜三院門令台屬各奉糾彈之取毋白丞雜知壬辰殆命馮元同判國子監仍詔自今毋

差補廢京朝官

國子監旧制用近臣宿典領後以貴游子弟

初仕者為之故改

庚戌詔中書官言審官院向以員多缺少

三年代者一年三十月代者戒十月請復旧制從之

天聖元年春以陳克叟知制誥史館修撰故事知制誥皆先召試于中書克佐預修真宗宴錄特免試丁巳詔奉諫官御史以名聞天禧初詔兩省置諫官御史台置侍御史以下各六員不兼衆職月一員奏事其役員缺不補言者及之辛未詔吏部流內銓幕職官知大縣缺京朝官故也二年春戊申吏部銓引對選人九人前東錄縣尉王得說歷官寡過書考最多而无保任者上察其孤貧特擢為大理寺丞他日又引

對選人有賈積善者十四考无公私過特擢為京官夏集賢
校理葛昂張仲尹黃弼陳商范說等乞外任詔並与小處通
判太宗廟凡帶館職出皆知州景德後王昱劉奭並以官單
正与通判至是用其例封禪五使輔臣為之向敏中以老不
任贊導命王欽若敏中領儀仗使蓋失其次第今有中丞換
使名非故事也三年詔臣僚奏蔭不得奏无服之親趙湘以
孫為子御史李絃請條約之故降是詔直昭文院陳浚易等
校十代具亡論字非舛謬而妄加塗竄以為日諫上因覽之
故浚易等及于責夏五月右正言孔延魯常迁官願不迁為
其父求三品服上曰子為父請可浚也上未以三品服賜孔

最王欽若等曰延魯所陳亦足以厚風俗丙戌詔京朝官磨
勘並如景德四年七月勅施行不許中外任及三年以上者
虽未到闕听磨勘于是申明旧制更立四年之限景德中詔
須見任及三年以上者乃得引對易四年制乃稍益旧制四
年御史台自薛奎後中丞缺不補侍御史韓億独掌台務者
踰年辛卯詔館閣校勘自今毋得增損時樞副張士遜請以
其子友直為校理上謂館閣所以待天下賢才不可私授止
令于館閣讀書降是詔五月以知制誥特詔翰林李士夏竦
草詞十月壬辰詔郎中以上致仕者自与一十官時熊同文
請老不願分司監當止乞祿二子仍著為令同文時為都官

即中五年二月以館閣校勘王堪簽書南京番守判官事校勘无出外者琪為晏書所辭特許之六月詔翰林季士依大中祥符五年故事常一員在院如假故次季士直天聖元年常詔貴曰出宿以故事雙日鎖院隻日降麻故也至是中書言恐先召不至故有是詔八年季士承旨以寵番閣季士刘知筠三入翰林意望兩府及為承旨頗不悻常稱疾不出或戲之曰服清涼散必愈兩府用青涼傘也与楊億齊名号楊刘六年九月己亥詔近制京朝官三任知縣入通判三年入知州自今任内常有五人同罪奏奪者減一任七年詔文臣換右職者听任子弟為文資三月壬辰朔詔左番閣待制以

上自今非任劇要毋得奏異姓親執政事多任子于館閣讀書魯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執袴子弟得以恩澤处耶吾子誠約己任京官然終不使恩國恩六月置轉判官与轉運使分部巡按慶曆三年復置九月丙寅詔閣門自今入内都知押班如昭宣使以上即与客省使等為一班皇城使副以下並在皇城使之前作別一行太祖都知押班率供奉官為之内中祇應裹頭巾衣褐衫而已宰相呂夷簡不考故事輒升其班次詔者非之八年集賢校理彰乘以親在蜀求便官詔乘知普州蜀人得卿郡始此普州解知季者乘為與季召其子弟為生員教育之俗遂變九年甲戌杖度支判官右正

言陳執中罷度支判官諫院供職國朝承五代之弊官失其
守故官職差遺離而為三今之官職用以定俸入尔而不親
職事諫議大夫司諫正皆須別降勅許赴諫院共職者乃曰
諫官

明道元年四月詔近臣非受詔毋得奪官乞誠館職其已試
而推思者毋得再求試辛卯以門下省為諫院徙旧省于右
掖門之西先朝虽除諫官而未實置院及陳執中為諫官屢
請之置諫院自此始二年旧制集賢院李士在京始給俸于
是李若谷以集賢院李士知江寧府而自請之壬辰詔在外
者亦給遂著為令秋八月丁巳置端明殿李士班翰林資政

李士之下以翰林侍讀李士兼左番閣李士宋綬為之太平
興國五年初改端明殿李士為文明殿李士樞密副使之下
自程羽李昉后不復除授承明既更命新殿曰端明于是復
置李士与文明之職並見而班益降也然訖无拜文明殿李
士者綬固辭端明不听請解左番許之己未張士遜為山南
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楊崇勳改判陳州初士遜与
崇勳俱入告謝士遜乃位崇勳下上問其故士遜对曰臣官
僕射而崇勳為使相上因以使相授士遜時士遜已罷政事
翰林李士承旨盛度草制當言新除左僕射而誤用士遜旧
制有司奉行制書不復追改論者非之一旧制李士以先后

序班時狄裴先諷為龍番閣直學士而諷盛氣凌裴宰相李
迪祐諷特詔^諷班^裴上論者非之置提刑見論治門

景祐元年正月中書言諸路提點刑獄朝臣使並如旧制給
御前印紙以書殿最後之一李俶議入閣^{見聖}改門^{癸丑}詔御
史台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兼行卒三丞以上常歷知縣
人候二年除史又二年除三司開封府判官後之中丞韓億
之請也然唐制亦有侍御史兼行今獨遺之辛卯御案政殿西
廡召輔臣觀講書罷軍頭事自是為例祕書丞張宗誼孫沔
並為觀察兼行監察御史兼行自此始太常博士監察御史
兼行高若訥為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兼行殿中侍御史

兼行始此乙酉詔閣門祇候自今須尚書員外郎諸司使以
上及本路轉運使或提點刑獄二員共七人奉之方許引對
丁卯詔中書提點五房公事及堂后官自今以八員為定制
仍參擇選人為之己卯宣慶使忠州防禦使入內都知蘇維
宗為景福殿使景福殿置使自大中祥符五年至今授才三
人刘承珪歸守英及維宗也二年正月殿中侍御史兼行高
若訥言丙戌赦書選人漏十二考五磨勘引見今限進者多
請以歷任兄姪私及非命耄者乃听改官仍具與監當一任
詔須常有人奏奉者方得施行後之壬辰詔選人十二考无
奉主者特許參選癸丑置尔英延設二閣寫尚書无逸篇于

屏近英在迎門之東北向延儀在崇政殿之西北向是日御
延英閣召輔臣覲盛度進讀書賈昌朝講春秋既而西宴崇
政殿六月丁巳詔募職州縣官初任未成考者毋得奉奏先
是御史知雜事郭勤言睦州團練使柳三變釋福到官才踰
月未有善狀而知州呂 遷荐之蓋私之也故降是詔三年
正月賈昌朝言臣宰相得侍徑禁中陛下每以清閒之燕而
季稽古微言善道取高前聖在双日杳隔嚴宸時政記史館
日曆入起居注莫得纂述臣自景祐元年春迄二年冬凡書
筵侍臣出處升絀封章奏對燕今賜与皆用存記列為二卷
乞送史館詔以迺英延議二閣記注為名命章得象等接續

修纂冬十二月戊申詔宣勅劄子非徑通進銀台司毋得直
下諸處初罷番閣直學士李鉉領銀台司具言宣勅劄子皆
不徑本司封駁之職遂廢不奉請用內制申明之戊戌詔曰
致仕官旧皆給半俸而仕未显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
高年恭廉耻也自今兩省大臣監司敕史閣門使以上致仕
給俸如分司官長吏歲時以朕意慰勞之四年三月甲戌朔
以崇政殿說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賈昌朝祠部員外郎
崇文殿檢討王宗道屯田員外郎子監直講趙言主客司員
外郎國子監直講王安國兼天章閣侍讀預典殿起居北直
左番所班直館本官之上天章閣置侍讀始此已加各賜勅

書獎諭大理詳事史館檢討王洙不賜馬帶職京官降勅書
始比戊戌翰林李士丁度上所撰國朝時令一卷詔以五月
朔入閣因讀時令尋復問禮官朔日夏至久閣可否皆言五
月朔朝會合唐旧制雖是大祠比冬至園丘禮或受賀在頃
明復无嫌然拋易象月令及蔡邕有閉閣靜事不賀之說鄭
康成拋樂章春秋說夏至有前殿送入能作樂後漢常行其
儀今入閣讀令既屬加禮在朔与假本无所得惟夏至則經
義有妨或自聖裁酌用漢法詔以七月朔入閣讀令尋又罷
王曾罷政命知青州既入謝求改鄆州乃下李士院貼於加
資政殿大李士判鄆州蓋僕射典州當云判不當云知翰林
李士丁度失之也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王隨戶部侍郎知
鄭州陳堯叟並為平章事隨加門下侍郎堯佐守本官呂夷
簡常密荐二人可用故也自薛居正后初相无趨門下近侍
即者至是始誤草制用不復改

宝元二年八月癸丑翰林侍讀李士給事中梅詢知許州詢
以足疾請外補也故事侍讀李士无出外者天禧中張知自
罷參知政事領木賊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
冬十二月帝常問參知政事宋庠以唐入閣儀戊辰庠上奏
曰夫入閣乃唐隻日于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内又
有大名官在大内之東北世謂之東内自高宗以后天子多

在大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太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太冊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六曰內衙復日常朝則御之凡天子坐朝必須立伏于正衙殿或乘輿上御紫宸殿即喚伏自宣政殿西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求入閣本意施于化典即須先立伏于文德殿之庭如天止御紫宸殿即喚伏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詣殿比于唐制南北不相對值為殊耳故復來議論因此未明又案唐自中葉以

還獲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和延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閣而叔世離亂五朝草創大昨之制更從簡易正衙立杖因而遂廢其后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復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相傳入閣者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如閣門有儀制勅雜坐面之類何足為希潤之事哉况唐開元旧禮本无此制置開室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閣之儀又以文德殿為上閣差舛尤甚盖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亦有論奏頗為精洽或朝廷他日修服正衙立杖其兩制使豫加商推以正旧制然設者謂殿閣不同旧制難復行之

慶曆元年夏左正言孫沔奏太宗初置京朝官考課卽今審官院是也凡中外官任咸給印紙曆子或功績可紀清白有守過犯度數奔止姓名尽得書之無所遺俾至闕下赴院唐第其等而升黜之此國家激勵負才驅策駕蹇之至術也自注因循咸以磨勘為轉官之階梯也不復有尚功之志卽但官三週例迂一級雖數有失亦不退復故士大夫以无過犯為能是使庸愚不肖之人晏然自得不十年間坐致員外卽是以居常則青紫相隨應用則王石唯辨苟不更張弊輒必恐廢寢致綱臣歎乞今后應京官升朝官並依旧許三周年一次磨勘如明有理巡撫名者卽与轉官有公私罪者等降

黜无功過者且守資如此足以旌別賢愚永著甲令庶勤公幹之士聞之必激勸願行者中矣乞更差近上臣僚別定格式亦一時之懿範也又言歎乞今后帶職員外正卽止許磨序一各子弟少卿給諫与二人丞卽三人尚書四人僕射已上共五人致仕及物故更各与一人武職等此類官品暨皇親母后之族及兩府大臣亦乞約束人數伏乞特差近上臣僚定其久制以為方世之法網先是劉德信之妻遂國夫人者呂蒙正女也常出入内庭或云得幸于上後獲譴奪封罷朝謁久之出入如故諫官張方平再以疏論列皆留中既而有詔復封遂國富弼徼还詞頭封命遂寢唐制唯給事中得

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蓋自弼始也二年戊午詔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判樞密院戶部侍郎平章事常得象兼樞密使樞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敢盡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追用別設特降制命夷簡判院事而得蒙兼使殊加同平章事為使如故三年虞部員外郎杜杞杖斧遣度支判官事太常博士燕度杖斧遣戶部判官事仍理本資序毋得差出候三年有勞令三司保明當設升降之杖斧遣三司判官始此戊戌詔諫官日赴內朝先是知制誥田況上言有唐兩朝

自棟設大夫以上至拾遺補闕共二十二人每遇宰相奏事諫官隨而入有所闕失即特規正其實皆中書門下之屬官也今諫設大夫无復職業自司諫正言知諫院皆遺補之任而朝廷責其言如大夫之職英而地勢不親序位不正朝廷門與中同進退非所以表顯而異其分也臣前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未聞比及論列或至后時今若令諫官得奉內請則何以日間朝廷之事矣詔送兩省詳之奉士承旨丁度參詳乞今後比直龍圖閣及修起居注內令日赴內朝從之先是諫官歐陽修言臣伏見御史台闕近制令兩省^制并中丞輪次奉人遂致所奉多非其才不能稱職臣謂今兩制之中

奸邪有未能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勢須奉人臣欲
乞今后只令中丞奉人或特選奉主伏見朝班中雖有好人
多以資考未及今乞不限資考惟擇材勤者為之况台中自
有重行以侍資淺之人仍乞重定奉官之法有不稱職者連
坐奉主重為約束以防為濫庶几稱職可振紀綱今欲特降
指揮今奉官自京官以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奉資淺者
為裏行資深者入三院景祐初置殿中侍御史裏行監察御
史裏行凡四人以三丞以上常歷知縣人充既而久闕不除
于是詔以兩人為額兩人為額慶曆五年王拱辰奉李京包
拯或因修此疏癸未詔自今見在前任兩府及大兩省以上

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館職并讀之類進士三人以上一任
回无過犯者進許著述召試取優等者充過館職闕曾取有
兩府二人兩省三人同罪奉充者仍奉者述看詳試補丁亥
詔曰周天司樂掌奉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益本于世胄
而今之膺法推恩太廣以政疏宗蒙擇雅齒授官未知立身
之道從正之方而並借仕進非所以審政重民也其著為令
使夫蒙嗣先祿以篤為沒之休支子限年以明入宮之重設
考課之格立保任之條古不云乎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人君
所以勵万世而磨鈍咨尔庶位休茲意為范仲淹所陳十二
事其一法須子孫年過十五若弟妹須年過二十必五服親

乃得廢以常廢而物故者无子孫祿仕听在廢自是任子之恩殺矣然犹未艾也壬辰詔限取田任有定制士有定限吏以取田抵罪比前日稍稀濶焉此仲淹十事五均公田之議十二月翰林李士提點在京諸司庫務宋初請增置勾當公事朝臣一員送之提奉司勿當公事自初始也初初荐太常博士王疇時有官者同提奉疇乃辞于中書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也然以朝士大夫而為閹官所指使則疇實耻之乃更用太常博士張中庸為勾當公事疇博文字中庸蜀人也集賢校理知諫院歐陽修為右正言知制誥初中書召試而修辞不赴特除之四年詔三司丞即給諫已上御史中丞

正卿監歲得奉正卿以下朝官不得過三人起居舍人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歲得奉員外郎以下朝官不得過三人左右司郎中司諫正言三院御史并館取知陳院天章閣侍講三司判官并員外以上及正卿見任知州有出身无贓罪者並歲得奉太常博士以下朝官不得過二人安撫制置發遣轉運判官得奉本部內員外郎以下朝官並限人數仍于狀內開說其人堪充何任使同罪以聞八月命參政賈昌期領天下農田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仲淹建議周制三公兼百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

于群有司无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及議
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任下不專六卿佐
王之職非法治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益審官流內銓三
班院子監太常刑部仍行大理群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
臣兼判其事凡創置新規更改前敝官吏糾陟刑法輕重有
利害者並從者臣予奪其体大者二府簽議奏裁臣不自領
兵賦之職如其无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為不可久之
乃降是命卒不果行五年春乙亥復置言事御史以殿中侍
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京為之摯新繁人唐制御史官專言
職政天禧初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后久不除至是以諫官

員不足復除之今御史喪中丞所之南有諫官御史所蓋御
史得兼乎職也二月辛卯詔曰此京朝官因人保任始得序
遷朕念庶士或不能自進其罷之時監察御史刘言瑜言近
年考課之法清望官五人保任方磨勘適長奔競非所以恭
士庶恥也故降是詔磨勘保任之法寔仲淹所建仲淹既絀
元瑜希得象皆亟奏罷之兵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趙及叔
判吏部流內銓初銓吏匪員缺与選人為市及奏闕至即榜
之吏部榜缺自及始右正言錢明逸言閣門儀制每日上殿
不得過三班乞今後諫官有本職事求对虽已有三班外听
上殿敷奏從之戊辰以樞密使王貽燕群牧制置使自王德

用出鎮除州密院不復兼領群牧置制使及寔乃復之余請
奏任子不拘年甲以廣常延之典送之八月起居舍人知秦州
田况遭父喪辛酉詔起復况固辭又遣內侍特手詔諄諭况不得
已乞歸葬事楊翟託邊事求見泣請終喪上惻然許之帥臣得
終喪自况始庚辰罷宰臣兼樞密使時昌朝執中言軍民之任
自古則同唐別任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輔臣亦帶使各至國
初尚沿旧制乾德以后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對持大柄寔選
材士用講武徑向以閔隘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適合叔宜今
西夏來庭防邊有序當遣使印度叶和規臣等願兼兼樞密使即
降詔許之又詔樞密院凡軍國机要依旧同量議施行十一月

樞密院請自今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吏路分兵馬輜轄以
上並与宰相同議送其請六年夏四月壬子叔御史中丞張
方平言天聖景祐中与慶曆官吏多寡方領吏部流內銓約
在銓選人任以万計五六年間僅成一任又所奏非所用仍
旧不輦恐數年間官濫不勝其弊其中書密院自用兵以來
叔宜所置官請先裁罷送之方平又言范仲淹所請裁損弊法
已足適其臣僚恩例乞旦依制為便若朝廷議論惟是之送
不可以人齊言也仲淹時在外七年春壬子詳牧制置使王
貽永言群牧司先因詳定所減罷副使二員都監二員判官
員比來頗致闕事請自今以副使各一員都監判官各二員

為定制。後之三月，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官大名府夏竦依前官充樞密使。故事，文臣自使相除樞密，必仍節近舊官。竦不然。景祐八年，王魯事天平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未幾，竦除根言以竦中論議不合，不可使共事。丁酉，貶竦。命己亥，賜天章閣待制魚侍講魯公亮三品服。故事，待制入謝，未始賜服。至是，上御迓英，面賜之，仍宣諭曰：「即講席，賜卿蓋，所以遵宥儒臣也。」公亮起居法當，近制詰以其避昌朝。魚故待制，天章戊午改文明殿。季士為紫宸殿，季士文明殿。禁中已久，无季士自程羽、李昉后，不以除授而文明出。真宗謚故改之用。參政

宋庠議也。初置天章閣，直季士位在扈直季士之下。捌年夏，翰林侍讀季士、戶部郎中知永興軍葉清臣為翰林。季士、叔三司使咸平末，并三部為使。官輕者則為叔使，公事今再領三司，當為使，而又為叔使，中書誤也。自是遂分叔使，公事為兩等。初改文明殿，季士為紫宸殿，季士丁度罷政，首以命之。御史何鉅言：「紫宸不可為官稱。」五月乙巳，詔改曰延英殿。為覲文殿，仍改紫宸殿。季士為覲文，季士班次如舊制。癸亥，賜王貽李用和笏金帶。故事，非二府大臣不賜。惟張耒在樞密院，兼侍中，常賜之。

皇后元年春，賈昌朝為覲文殿，置大季士判都省朝會班中。

書門下視其儀物覩文殿置大季士自此始仍詔自今非常
為宰相毋得除丁亥監察御史陳旭言三館職事文儒之官
選近時无復故典用人益輕遂為貴遊進取之津要慶曆中
常有詔旨云今后應見任前任兩省及夫兩省以上官並不
得陳乞子弟親戚入館閣職事然挽于橫恩復請不用美官
清秩有國者所以厉世磨鈍之具今委以私权貴之家天下
寒俊何所勉進朝廷負才所有教育望申明前勅嚴為科禁
澄汰濫進必清其選便在位者皆得文行充實之人然后奔
用故事特因燕閑延脩訪問則為治体不為无益詔臣僚授
例奏乞子孫得試者如試中只与轉官或出身更不除館閣

文正裁任子亦詳李若谷卒贈太子太傅後母得為例以子

淑在近侍己丑翰林侍讀季士吏部郎中梁適為同群牧使
群牧使旧止二員彭乘為之適蓋員外置壬申覩文殿大季
士右僕射判都省賈昌朝復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
判鄭州初際魚侍中昌朝固辭之使相旧无中謝之賜自昌
朝始二年六月庚午詔奔官為縣令初提點京西刑獄張易
官臨滿將代併奔縣令十六人上因謂輔臣曰縣令与民最
近故朕設保奔之法今易所奔猥多必以請託故也遂令裁
定其數河北等路運使副歲奔十二人提刑六人河東等路
運使副十人提刑五人西漸使副四人提刑四人夔路使

副四人提奔三人洛登運制置使副六人府界提刑三人開封府諸州監軍各一人仍止奔所部官

九月辛卯詔明堂禮畢並以襲衣金帶器備鞍馬賜夏竦王德用程琳李昭亮將相在外過天禮有賜自此始八月御史知雜何却知漢州將行上疏有云臣欲乞今后文武臣僚官序合每歲遇乾元節得奏荐親屬之人除子孫依旧外暮親候再遇却許奏一人如此等級裁減一年內可省入官數十人積年而計所有漸多則仕路之冗不澄汰而自清拜朝廷向來已曾更改資蔭條制然而親子孫亦以限年釐革是致人心嗟怨遂即復故臣今所請以荐奏疎數為等降皆緣人

情人情于近親則恩厚于疎屬則恩薄今既許近臣依旧制其疎屬止以年月為限不令隔絕酌于中心計亦无怨惟聖明斷而行之則官濫之源庶可以塞其邊臣及路分各得恩例乞即仍旧如許行乞候遇今秋大享后為始四年九月釐革旧制其后遂累聖即奏補或自此始冬十月甲子室室八

十七人並迁官旧制金吾衛大將軍在左右大將軍上之今有自金吾迁左右衛者蓋中書失之也十一月詔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之職位三年二月杖判戶部勾院葉清臣言請遣使循行天下知民疾苦察吏能否与太季選置博士許公知大臣子弟補季生重縣令諸科奔人取明大義責以義問

省流外官无得入仕听武臣終三年之喪罷度僧糜讀徑一
業訓兵練將謹出令簡條約凡九事三月壬申詔開封府曹
官赤縣丞自今並除新改京官人任滿与免遠官初令銓司
選差人一年无過例改京官歲久改京官者衆皆革之

景祐三年三月令銓司差選人充曹官夏四月御史中丞王彥
正言河北朝廷根本而雄州又河北咽喉先朝用人如何承
矩守邊累年官止还郡刺史李允則凡二十年亦不過引進
使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尅日待迁使後有功者何勤且言在
許州應天府六年更轉運使十六人轉運使所使察官吏能
否与民間疾苦而數易如此宣能究宣朝廷德澤乎八月戊子

詔判吏部南曹群牧判官今自以朝臣曆一任知州館職一
任通判為之即不得干記保荐及陳乞丁丑詔还英閣講讀
官當講讀者立持敷对餘皆賜坐侍于閣下天聖以前講皆
坐侍自景祐以來皆立侍至是帝屢面諭以從史入青須詳
悉詢託御等无乃煩倦否楊安國等進曰不敢至是有詔遂
為永制翌日講讀官並奏謝教坊官王世昌陳年勞乞監永
濟滄門上曰世昌无行檢遂罷此職且倉門乃國家儲糧出
納之所豈可令此輩主之且与在京一令樞密使戶部侍
郎履藉以本官為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國火籍初入相
且独員處為昭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殊拜非故事也四年

五月詔國子直講自今選通^徑有行實年四十以上者為之時
御史梁日言近日荐揚忱為孝官忱年少輕肆不可用故有
是詔忱楷子也九月甲辰詔今後文武臣僚每遇乾元節合
奏得親屬者除暮服依旧外大功親候遇郊許奏一名小功
以下再遇郊許奏一名其每遇郊合得奏親屬者除子孫依
旧外其餘暮親候再遇郊許奏一名大功以下三遇郊許奏
一名送御史中丞王奉正与兩制台諫等所定奪也二年二
月詔太常寺置丞一員以近上知院官兼之專檢視樂器即
命同知礼院馮誥兼本寺丞太常有丞自此始也御史吳秘
樂器无主戒之器故謂之大理有員是為重刑法輕礼樂詔

詔送秘言 九月壬辰入内都知延福宮使武信軍留後王守
忠為入内侍省内侍省都知諫官韓絳言宦官兼判二省國
朝未有報御史俞希孟乞令更不除前後省都：知不可一
傳太羅内省都：知由神道解其寔守忠為兩省者都知如故
罷三司提举司勾當公事官送宰相陳執中所奏也 康定元
年十二月置

至和元年癸巳延福宮使武信軍留後入内：侍省都知王
守忠罷延福宮為武信留後：母得援例故事宦官本有真
為留後者守忠有東宮旧恩數求之上亦欲与之先是高若
訥為樞密使特不可故止及是守忠疾復求為節度使宰相

梁適曰宦官无除真刺史者况于真節度使乎上曰朕嘗許
守忠矣適曰臣今日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内官為節度使臣
雖死有餘責御史中丞孫抃聞之亦奏疏力諫乃罷節度不
除犹得真為留後異日守忠卒吕公弼為樞密直季士知益
州先是上每念夷簡聞公弼有才書其名于殿柱公弼奏事
上目送之語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既召程戡入輔因使公
弼代戡公弼固辭乃復授龍圖閣直季士同群牧使叔增一
員後不為例八月戊午知制誥賈黯乞修起居注官入侍閣
中事有可書隨即記錄後之賜坐于御坐而南詔自今將相
遷拜見辭之礼令閣門以故事奉行初知制誥歸絳言比年

以來多失故事故降是詔秋癸亥起居舍人知制誥吕溱上
部郎中知制誥魚侍講史館修撰王洙並為翰林季士故事
翰林季士六員時楊察趙槩楊偉胡宿歐陽修並為季士于
是察加承旨溱及洙復同除季士洙蓋第七員也壬申侍御
史范師道言乞知諫官院及御史知雜如當擢用不許資任
深淺並且今任三司副使候楊歷三部方改授侍制詔自今
諫官及知雜御史除改施取進旨
至和二年十一月乙丑宣徽南院使吳育言臣前判尚書都
省見其官司局燦然具存且如大有議論當下中官雜定以
所長齊不齊今推定謚時一合都堂是行其小齊其大論

者深惜之歎隨宜講日以漸復之則高拱无為之治可以馴
致事下兩制詳定而言者謂尚書省職局今並入三司及諸
司分領事難遽更乃罷之

加祐元年夏初有番閣直學士李東之請定選之卒補廢之
法下兩制設孫抃等言今二府使相宣徽節度使三年廢二
人已減旧恩之半餘文武官請一歲及三歲當任子者皆倍
之內臣母得過入嬪御皇族約此為法罷南省特奏名百官
司入流如吏部格弗听減年或換武遂勅中書樞密院裁定
于是詔見在二府使相宣徽節度使御知雜史悉罷大功親再
遇郊蔭小功親即中帶職員外郎初遇郊听蔭子孫若再

遇郊蔭期親四郊蔭大功已下親初該蔭而遇郊蔭大功以
下親初該蔭二年六十无子听寡親皇族大功以上妻再遇
郊亦听期親科場取士以皇祐四年進士限四百人諸科母
得過其數罷南省特奏名百司入流必如吏部格母得叙勞
減年及換武餘並依屢降條約自是減入流每歲母得慮三百
員癸卯武康節度使知相州韓琦為工部尚書三司使唐制
節度使納節不降麻本朝丁謂自節度使為參政止舍人院
命詞今除琦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二年夏四月己巳主客
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襄行吳中復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
史以中丞張昇言本台闕言事御史乞除中復故也十二月

癸丑詔大臣所奉館職自今令中書籍說姓名候在官員數
稍少卽選文行為中書所推者與試其考校无得假借等第知
諫院陳旭有請故也 皇祐元年六月二十六日亦加增有言
三年春三月辛未翰林歐陽修侍讀最為親近宗社時不過
一兩人今與徑筵者十四人侍讀十人外詎皆云徑筵无坐
處矣臣既尋在翰林又充史館修撰太常礼仪秘閣秘書省
尚書礼部刊修唐書兼職已多而徑筵因不缺人忽蒙除授
蓋近年季士相承多兼此職朝廷以為成例不惜推恩外詎
則云季士俸薄特與添請遴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况員詔
不許又言季士侍制号为侍從之臣自祖宗已未尤所精擇

苟非清德美行藹然衆譽高文博士独出一時不得與其選
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縉
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体益重其后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
時季士侍制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畧除拜枕四十餘員臣
謂愛惜名器不妄受人朝廷已知之為國計者亦宜及今創
立徑制今惟翰林季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季
士侍制未有定數乞詳定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之殿大
季士至侍制至各立定員數遇有員數闕則請擇賢士以充
其選苟无其人尚可虛位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詔施行修疏
附後違當考

夏四月癸亥右正言吳及言太宗朝常給三司判官御前印
紙曆子令樞書課績功業今其制雖存而凡考校之法請以
自今歲終按功過多寡而升黜之詔以及言錄示三司使張
方平

四年夏四月丙子吏部郎中天章閣侍制何却同知通進銀
台司兼門下封駁事時封駁職久廢却上言本朝設此司寔
代給事中之職已準王魯王嗣宗故事凡有詔勅並由銀台
司送之五月樞密使田况十上章求去位丙辰罷為尚書右
丞提舉景靈宮故事樞密使出入皆降麻自皇祐五年高若
訥罷始舍人院降制今復失之六月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評

事舍人院趙彥若國子博士傅卞于潛令孫洙並荐館閣編
校書籍官館閣編校書籍自此始三館秘閣凡八員詔及二
年者選人京官除館閣編校勘朝官除校理秋丙申太子中
允王陶為監察御史裏行初詔中丞韓絳奪御史而限以資
任屢奪不應格于是絳請奪裏行以陶為之詔可陶辭不受
詔強之乃就職十一月乙未天章閣侍制讀錢象先廬士宗
右司諫吳及定奪該恩叙雪人自後每降赦即命官定奪事
蓋始此

五年詔歸明人二十五以上許注官徐濟自陳八歲歸明四
十八不得注官因著此條秋宣徽南院使判延州程戡御

呂誨言本朝故事言本朝政事宣徽使非勳戚未嘗除拜乞
追寢知雜院御史范師道相繼論列訖不從

六年十一月辛未于潛令編校秘閣書籍孫洙為館閣校勘
從新制也編校二年得補從校自洙始

七年夏壬申改命起居舍人知制誥魚侍講司馬光為天章
閣待制先是光與呂公著並召試中書光已試而音終辭不
除知制誥光乃自言拙于文詞本當辭召初疑朝廷不許故
黽勉從命繼呂公著終辭得請臣始悔恨向者之不辭而妄
意朝廷之不許也章九上卒改他官五月仍依官知諫院

官制沿革下

神宗

治平四年詔同簽書樞密院事郭逵赴闕取官志云密院旧
制无同僉書院事者治平中治以郭逵為之太祖平蜀呂餘
慶以參政僉書院事自是非起幸无以執政守藩至逵以同
僉書密院事权判眉州上即位王陶言非使各處歸未几罷
知鄞州已置宝文閣季士侍制著于令其恩賜依旧在舊
閣例侍講呂公著兼宝文閣季士知制誥邵必為宝文殿直
季士先是公著与必同編集仁宗御集成藏宝文閣故因授
此職乙亥御史張紀言近歲已來百司庶務多稟決于中書
臣謂政府不當中書司之職有司亦不當以細務汨政府若

溝洫當決之都水監漕運決之三司其禮樂征伐号令損益自係朝廷議論有司得以奉行詔中書樞密應細務合歸有司者條析以聞後中書具三十一事樞密院具六十二事皆歸之有司吳申乞內外官以三年為任不得遷移

熙寧元年正月復命武臣提點刑獄官序內外官次摯始九月中書奏選人俸薄不足以勸庶並增之詔建東西二府東府命宰相居之西府命樞密居之五年二月癸丑侍御史知雜事鄧綰為左副閣待制權御史中丞以待制權中丞自綰始三月富弼致仕仍復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帶使相致仕自弼始中書言禮房修換官法各立條制右職換文資

注此七月祕閣校理魯孝寬為起居舍人兼樞密都承旨日用武臣以文臣兼領自孝寬始詔致仕官給日直二十人甲戌知青州趙抃為資政殿學士知成都府抃在青州踰年京東旱蝗飛及境輒遇風墮水而尽于是上欲移抃知成都或言前執政旧不差知成都王安石曰陛下特命之即老不可乃遣內侍賞賜召見勞之曰前此无自政府復知成都者卿能為朕手抃曰陛下宣言即勅命也願豈有列上大悅六年三月詔提刑司置檢法官一人元豐元年罷六年復置七年十二月庚辰修撰經義所具著陶臨皆以白衣為修撰經義所檢討至是又以選人入中書習季行檢正事中書五房習

季公事自今封三代并妻追封以王厚言王韶妻独亡不与封故也閏四月丙午詔自今知諫院令輟兩省班時同知諫院范百祿從兩省班御史台止之百祿上言望詔有司裁為定式故有是詔八年十一月以蘇頌幹當三班院先是頌言尚書古之天台朝廷万事之本皆由此出仁宗朝大臣常移審官院歸吏部三班院歸兵部審官院歸刑部庶稍近古制當時苟憚其作遂不果行請先置朝臣兩員振齊綱維俟其有序移審官等三院則南宮故事可奉一代典章于是為盛後官制行如其言九年五月詔駙馬自今改官及七年取旨元兄叱法始著為令十年十月辛巳樞密院直學士給事中知

定州薛向為工部侍郎即再任向辭所遷官降詔不允故見

刑門講官坐立見季奉門七年新知大名府陳升之知樞密

院事自判樞密置知院則當為副使者皆改同知院事若置使則同知院副改為副使于是文彥博呂公弼為使韓絳邵亢為副使上以升之三至西府故稍異其禮乃以為知院事樞密並置使副及知院自此始十二月呂公著言正侍中自國朝以來未嘗降授如文彥博賈昌朝以前度樞密兼領至真拜則自范瑄趙普後惟丁謂馮拯韓琦以受遺宰相故有殊命置條例司見安石門二年三月陳襄兼起居舍人范純仁直集賢院司修起居著上謂修起居注即知制誥欲令諫

官兼修注遂用襄及純仁起居注兼職自襄及純仁始也十一月司馬光請叙百官公華公卿除拜作一錄如漢百官公卿表詔從之詔百官用本資序即言正降一等言叔奪遺他準比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陳升之為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本朝宰相有以待郎為之者季士王珪當制以故事言故升之躡迂尚書丙午修定閣門儀制所言垂拱殿曲宴當直翰林季士等直季士並赴坐而翰林季士魚他職者不預蓋國初惟有文明翰林樞密直季士故必令當直者赴宴以滋簡便今季士之名甚重皆得赴坐而翰林不當直者乃獨不赴考之官制似未齊一乞自今曲宴並听赴坐從之先是王安石言伏見館閣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來也然下試求以為講官為諫官監司則必知其誰可此患于不親考試以寔故也臣願陛下察奪乘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為公卿召令三館祇候事有當議者召至中書今且條奏則其人之貧不肖審矣上謂祇候之名不推令安石別制美名于是用前永安縣主簿邢恕為崇文院檢書丙子詔自今提刑復差文武于是武臣罕習吏文多不足以察奪所部人才及其才或可用為兵官而受奪之以為比職皆非因仕之意故悉罷之人甚以為便三月二日置宗正丞三員以張雅圭為之用王安石之言也丙辰翰林季士司馬光

知審官院詔自今中書樞密院宣勅劄子帶聖旨批狀除机
密外并送銀台司封驗以知通銀台司范鎮言門下封駁制
校省審章奏糾奔違制者三年四月壬申知青州歐陽修為
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宣徽使自皇祐三年春令母得過二
員後富弼以先徽使并修為三用弼例也知制誥宋敏求言
中書宋李定除叔監察御史裏行詞頭伏以御史之官旧職
須大常博士徑兩迂通判去歲驗用官今又以幕我官便升
朝著處糾繩之地臣恐弗循官制之旧未厭詳設其詞頭未
敢具草且以疾辭知制誥幕職官為御史裏行李定見安石
五月癸卯上批近以李定叔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李大臨

蘓頌畧格命不下可並以本司歸班先是宋敏求封还定詞
頭詔送別頌官賞命頌辭詔再送舍人院次至大臨大臨亦
封还既而安石進呈奔御史新條若不拘官職高下並選人
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以叔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復
詔頌依前降指揮撰調頌奏執如初詔趣直人院蔡延慶等
就職及責大臨等延慶遂草定制既進草上奏乞罷之通進
銀台司命李定知諫院安石門直舍人吳國以沒不復除上
奉旧制除延慶等李定辭

詔增置宮觀管勾當或提舉官

時以諸臣歷監知州有衰老不任職者令与閑局王安石亦
欲以處異者故增覘員王直溫叔本路提點刑獄魚提奉常

平如故提點刑獄魚提奉常平自直溫始壬子詔罷入閣僅
詔國家以兩樞內府輔贊翊本兵任為重矣而狃于旧制自古
取升朝廷以上必兼擇而除授之是以三公府而有司之為非
所以遇朕股肱之意也今使臣增員至中非張官置吏以摠
其事則不足以一文武之法而彌中外之材宜以審官東院
別置審官西院差知院官兩員專領閣門祇候以上置諸司
磨勘常程差遣齊恢為知院韓楨同以太常禮院治所為審
官西院其院歸太常寺置局先是上論及大使臣磨勘及常
程差遣款付之三班王安石與韓絳以為不如置審官西院
付之上即令置然未嘗與樞密院議也及文彥博等對乃言
其不便議者謂絳及安石協謀歆沮彥博且奪其權因建此
議然失是大使臣差遣皆屬樞密院无先後名次時人以頗
患其不平也八月東上閣門使李評為樞密都承旨承旨旧
用閣門使以上或大將軍其後專用樞密院吏而更用士人
濩自此始授命河北路常平等事王廣廉言一縣之事不以
煩簡唯令佐三班員而主簿縣尉所取各異苟事有謬誤非所
取者坐坐視其弊而莫得救止歎令有司專管勾稽簿書尉
專管捕盜依旧外縣事並令通管從之九月戊子朔中書言
中書統治百官以左天下政事而所置吏旧尚仍旧制謂宜
高選士人稍依先王設弼置輔之意詣檢正中書五房公事

二員並以朝廷充皇城使瑞州團練使知恩州李燧為樞密副都承旨用士人自燧始也己亥命僅台符魯布朱溫共考試法官考試法官自此始翰林李士韓維等上文德殿朔望視朝儀以入閣旧畱所載裁定增損之詔可二月詔逐路擇未仕有徑術行又者許叔教授給俸選人李可為師者令充教授詔至官院定差知州軍人並赴中書密其人堪任即引見取旨條例司言欲令諸路其屬州繁劇縣分戶二二方以上增置承一員以募取縣令人充之四年四月太常博士李寔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劉摯并為監察御史重行故事御史不帶館取充御史自事前執政辭官乃詔降兩省降詔自此遂向始也

元豐元年大理寺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三年改國子監直講為太常博士四月戊申御史台言奉詔復置六察：在京官司今請以吏部及審官東西院三院院等隸吏察戶部三司及司農事等隸兵察禮祠部太常寺等隸禮察少府少府將作等隸工察送之庚申詔御史台六察案官二年為一任以所糾劾官稽違失職事多寡為殿最五月癸亥朔擢御史中丞李定請增置台主簿一員檢點六察文字送之八月詔文武官无相統攝而官同序位以職：同以服色服色同以資序資序同以改官改官同以出身唐制文選掌十吏

部武選兵部主之蘇頌言欵文武一歸吏部有四選之法九月乙亥詳定官制所上以陞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待中同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祿大夫下至承務郎皆以次序改從之十二月甲子詔應遷官除授者並即寄祿官除大兩省侍制以上至太中大夫餘至朝請大夫並通磨勘進士八年十年餘一遷所理年月自降指揮日為始其大兩省待職以上自通直郎至大中大夫磨勘理三年承務郎以上至朝請大夫理四年自如旧制四年八月罷中書堂選闕歸吏部宇文昌言六察行于有司而不行二府是委大綱治節

目不報十月詔自今除職事官而寄祿一品者為行下二品者為守下品為試品同者不同行守試十一月庚寅詔中書丁酉開天章閣進品官制除日詔中書檢正官開府王震江陵吳雍入記聖語而授震雍左右仍使自書時人榮之既而議中暇

詔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而使副簽書之名悉罷之先是將改官制議者歆齋樞密歸兵部上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不可廢也乃有是詔五年五月詔三公三師宰相執政司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常任宰相者覲文殿人季士以上金毬文方團帶佩魚覲文殿季士節度御

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散騎常侍御仙花帶內御史大夫六曹尚書翰林以上及資政殿學士特班翰林學士尚書者乃佩魚二月日吏部兵刑五房分掌至是釐為三省門下曰吏戶禮兵刑工六房皆視其名主行之六曹之事又曰班簿曰開折曰張奏曰勅制凡十庫中書分吏戶禮兵刑工十一尚書省分房吏戶禮兵刑工開折催驅制勅庫亦同門下而又曰知雜房凡十置吏則有都事主事令史書令史等當官為樞密院舊為兵吏戶部四房至是分房曰南北河西曰支差曰在京曰教閱曰廣西曰兵藉曰民兵曰吏曰知雜凡十其后又增支馬小吏云房而吏民各與三省同詔中書面奉聖旨事別黃紙書令侍郎舍人宣奉行訖錄送門下為宣黃受批降若覆請得旨及入狀得奏事別以黃紙亦書宣奉行訖錄送門為錄黃樞密准院以白紙錄送面得旨者為錄白批奏得畫者為畫旨門下受錄黃宜黃錄自畫旨皆留為辰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書僕射魚門侍_下郎蔡確依前官守尚書右僕射魚中書侍郎戊寅詔六曹尚書依翰林學士例六曹侍郎給事中依直學士例朝謝日不以行守杖試並服佩魚罷職除他官日不帶行上嘗論蘓綽建復官制分為六曹体統如一至是令詳定官制所以此意著為式三省言

九寺二監分隸六曹故申明行下上曰不可一寺一監職事
或分屬六曹豈可專有所隸宜曰九寺三監于六曹隨事統
屬著為令上批自頒行官制以來內外小大諸官及創被差
命之人凡有申稟公事日告留滯比之舊日中書稽延數倍
事皆有不辦事之憂上以命令稱後語近臣頗悔改官制蔡
確等慮上意遂欲罷之乃力陳新官制置祿比日月省俸錢
二萬餘貫上意遽比六月詔自今事不以大小并中書有取
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吏不帶三省字
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太重上曰三省體均中
書省揆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丞而勞之苟有不
當自可論奏不當以此亂體統也先是官制行雖依旧三
省之名以莫究其本有設官之初意乃釐中書門下為三各
得取旨出命既紛然无統紀至是上一言遂宣甲子詳宣宮
制所言尚書省左右僕射与左右丞簽書蓋朝廷以法在所
司案法聞奏稟候朝命而入主于有司之成務付之執政官
所宜代上而任責則人主但聞之而已朝廷以天下事分六
曹以治之都督以總之六案以察之六曹失職則都省所在
糾察都省失紆則六案在所彈奉上下相維各有職守則奏
抄書都省執政官于理為當侍制迂官以三年至是三年一
迂六年三月王拱宸判大名以官制行罷宣徽使故也五月

左右司郎中旧以執政分所時聞見白事日暮不偏或事急
速又造歷私第設議直異則往返傳送事多留壅摯以間吏
吏对曰前時郎官願如此摯乃白執政請都以堂聚時稟事
可否面決无傳言留壅之弊皆曰唯自是事皆決公上下便
之然他郎官不敢問見報見執事私意亦无所授陰不樂者
甚中摯罷去郎官復分所白事如故七月吳雍真度蒲閣河
北路轉運使魚措置糴便都司除耿自雍始九月起各郎蔡
京言旧修起居注官二員不分左右故月輪一員修纂起居
郎舍人分隸兩省所以脩左右史官則左當書劄右當書言
仍令旧制每月輪修蓋其職事未之有別乞即自今起各郎
舍人隨左右分記言動如允所言其當整正等事即別具陳
從之上幸尚書省駐輦令所願謂執政曰新省宏壯甚与官
制相称王珪等对規摹制作皆出全謨次至僕射所又曰新
省制作非苟而已卿等宜率勵官屬勉修職事既又詔尚書
侍郎一下隨其曹問所以掌職事急因勅曰朕所以待遇貴
任非輕宜各思自勉尽心職事及傳詔尚書省執政官与正
服内未仕者一人承務郎六曹都司吏部尚書至員外郎廷
祿寄官一等賜吏各有差十二月外郎加勳依宗室法並自
武騎尉使由法亦升朝官加勳内殿崇班内常侍賜勳並琦
都尉始也上稽古量正治官既復尚書二十四司職事即作

新有其規模臣處詳密曲折並出制旨裁宣群臣承詔督工
作壯偉雄盛近世未有也由是三省樞密院位著官仗煥然
一新矣七年二月丙戌詔御史台以待御史知雜事為侍御
文不帶知雜事以言事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
恩數並如知雜事三月庚申詔御史中丞雜壓六曹侍郎之
上初元豐五年特行官制上于其中自為面帖宣未出先請
輔臣曰官制將行欲取新旧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
馬不可蔡確進曰國勢方空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及
除光第四任提季崇福宮詔滿三十箇月即不候替人答來
赴闕蓋將復用光也

哲宗

元豐八年五月詔奉議郎吏員外郎文及直龍圖閣知文州
以彥博乞免兩鎮節度使故有是命即官除職自及始也七
月呂公著言臣伏觀周官三公三少掌論道經邦宣寬天地
然皆分治卿職蓋進則坐而論道退則坐而行之此三代之
明法也國朝之制殿奏事止是樞密院兩班昨來定帝修定
官制凡除授臣僚及兵革齊置先中書省取旨次門下有審
覆次尚書省施行每省各為一班自元豐五年改官制政柄
皆歸中書省王珪以左相在門下拱手不復校玉安礼每憤
憤不平欲正其事而不能也公著被命未授即為上陳之後

遂詔應三省合取旨及台諫章奏並同進施行八月吏部郎中曾肇朝請卽禮倍卽官林希兼著作職事官有無職自此始

元祐元年二月詔起居卽舍人依旧制不分記言動先是起居卽蔡京言禮記雖有左右史分記言動之文然歷代卽无分言動故事但云事為春秋言為尚書今觀尚書不免魚言動款之依旧制故有是詔閏二月詔自今觀文殿季士資政殿大學士曾在執政官准此司馬光言乞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等監者並乞收歸本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几可理矣詔立天下錢

穀通隸戶部法罷諸路提舉官

見宣仁門

三月詔職事官許

帶職其班序雜壓依職事官內尚書非季士除者更不帶待制官二年加直季士中丞侍郎給舍諫議非待制除者通及一年加待制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直集賢院直必閣集賢校已上職今後內外官並許帶除職六月詔季士待職除侍卽并帶職給諫吏不帶待制前來一年加待制二年加直季士指揮更勿施行八月蘇轍言伏見旧法縣尉皆用選人自近歲民貧多盜遂請重法地分縣尉並用武夫自改法以來武夫貪暴搔擾鄉村復為民人之患訪聞凡用武夫縣令民悉患之歎乞復令吏部依旧只差選人詔除沿邊縣尉依旧

外餘並差選人蘓轍又言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局
其奉朝請必改他官或為東宮三司或為諸位大將軍太平
興國中以趙普元勳自河陽還朝止為太子少保以向洪張
永德之旧並為環衛至今諸道輪轄提管以防團歸老者亦
諸衛處之蓋其遺法也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平明道
宮王正中以加州團練使提平太極觀二人貪墨驕橫敗軍
失律罪惡山積蚤死有餘責聖恩寬貸皆置之他善而又首
亂國憲假以使名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旧典十月王
岩叟言中書舍人在近臣中為高選未行官制以前謂之知
制誥專行誥詞不預政事自改官制遂為中書屬官分押制
勅凡國之政令无一不預故中書舍人不獨取文李涪魚
責政事近除刘 稱為得人御史吕陶言舍人曾肇操履偏
設藝文淺薄今乃擢居西掖尤駭即听夫中書舍人之職：
清地峻非他官可擬外則典司誥命以文章議論潤色帝犹
内則分押諸房以知職才慮參決机政前世推重謂之宰相
判官豈可其序迂輒尔虚授十二月詔少府將坐軍器監都
水使者今没在七寺少卿之上監承在台寺主簿之上一年
正以盛僑為國子司業由止一員今增其一僑与黃隱並為
之五月詔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于尚書左右丞理先降除授
者五班在上先是神宗正名以官職為次不以除授為先後

于是特降新制三年詔自今朝議中散正議光祿銀青金紫大夫並置左右十月復置南北院宣徽使儀品恩教如旧制十一月詔左右中散大夫以上十員左右諫議大夫以五十員為額十二月置六曹尚書叙官俸賜依六曹侍郎守法叙班在試尚書之下四年十月詔復置外都水使者今河北轉運使兼領殿中侍御史孫升言先帝憲百司識事不奪故建三省六曹以治庶政然人樂因循衆習苟且弊隨事生苟元按覈鈎考之術則必至于頽壞又置六察考察六曹行遺籍遺及輪御史檢點三省簿書差失可謂詳且盡矣蓋六曹寺監二百四十餘案胥吏一千七百餘人其他官司三百七十處

內外之事填疊紛向日以察官六員書吏十百四人鈎考案覈非人之心力強明智術精敏安能周見其因而六曹百司之事不至頽敗者賴有六察以為之警策耳茲所以見先帝規模宏遠追蹤三代也朝廷近年察官既不補足矣此因浮費所建言更不自奉台立法自行減免書吏六人止存八人分治六察吏員既少則所擇尤須精審且以八人按察二百餘案千有餘人胥吏二百餘官司而又吏不精所擇止欲名存實亡則可矣必欲究六曹之弊成先帝之志則臣竊至愚知其无益也伏乞聖慈詳察深惜六察乃先帝救補六曹頽敬之志特降指揮下中書省重行立法中外幸甚刘安世言

安壽今以仲夏去職密院惟有趙瞻恐不可全然缺官乞依故事令宰相兼樞密范祖禹荐馮京趙高可任八月先是司馬馬康奏其父光遺藁其一乞合中書門下兩省為一蓋司馬馬與呂公著韓維張璪同其奏曰唐初始置中書門下之職故有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后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于政事堂議定然后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神宗皇帝以唐自中業以后官職煩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誠為允當然但當倨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刪其重複去其冗長必有

此事乃置此一官不必依唐之六典分中為三省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奏至門下中書省者文率皆送尚書省下六曹付諸案勘當檢文字會問事因近則寺監遠則州郡一切齊足然后相度事理宜奪歸着申尚書省中書取旨中書院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盡可然後魏錄下尚書省尚書省復令六曹方得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煩冗遺迂回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結純或四方急奏待報或吏民詞訟求決皆困于普滯又置門下有款以封駁中書省錄黃樞密院錄白恐有未當若令各職則須日有駁正爭論紛紜執政大臣遂成不協故自置門下有以

來駁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旨行下雖有駁議必須却送中書有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又內批文字及諸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復有駁正則為反復又近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三吏不送門下省然門下一官待為虛設徒使吏員倍多文字煩冗无益于事臣^等今來共商量欲乞依旧令中書門下通同進業以都官為政事堂故每有政事差除及諫官章奏已有聖旨三省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同商量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降敕劄事小則直批狀指揮一如旧日中書門下故事其二乞令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令專違人等商量欲乞今后凡有詔令降行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所即官次第簽訖委本所即官討尋公案會問事節相度道理檢詳條貫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若即官所判也得允當則侍郎簽過判住應奏者直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得允當者委侍郎尚書改判事之可否者決于本曹長官其文字分付本所即官之時委本曹長官隨事大小作限若有稽遲即行糾劾若委的有事故結絕未得者申長官展吏部尚書如旧日判東西審官院在選侍郎如旧日判流內銓右選侍郎如旧日判三班院戶部長官如旧日三司使刑

部如旧日審刑院旧日本司文字止直奏直下今欲令六曹
長官准此更不經由僕射左右丞即更改條法或奏乞特旨
謂如刑部刑名疑慮或情理可憫或情重法輕特免停替徧
配之類或事体浩大或理有可疑非六曹所能決者听詣僕
射左右丞咨日或其狀申都有要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
取旨或頭簽劄子奏聞或入熟狀或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詞
狀並只經本曹長官呈過尚書侍郎本听即官次第簽判押
判決一如朝廷降下臣民所上劄子次第施行若六曹不為批
接及久不結絕或判斷不當即令登聞鼓院進狀降下尚書
省僕射左右丞判付本省不于獄官員看詳定奪若顯有不

當即行糾劾所貴下上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任事務办集
十一月三首言寄祿官分左右兩等進士出身皆在字餘人
皆右字詔送之五年九月復置集賢季士蘇轍言今日監察
御史久缺四員恐非治世之事唐置御史屬官皆自奉本朝
以耳目之官不致執政用私人以防壅蔽今乞稍改近制今
台官次第二任知縣人不至執政自用台官六年四月楊畏
為殿中侍御史時呂大防刘摯各有異志欲得畏為助趙君
錫荐畏實摯風旨也畏卒助大防繫摯云六月詔國史院置
修撰官二員内長官兼知縣事閏八月集賢院季士官制行
不復除至此季周始為之尋詔集賢院季士如曾任权侍郎

以上人充者班列在大中大夫上七年十二月詔六察案復
置監察御史三員分領先是元豐八年冬減監察二員令殿
中侍御史兼領而察官不許言事至是復之太常言本朝因
唐之旧以御史為監察使輪知太常禮院監禮近來以博士
為獻官遂罷監禮惟御史專視禮事御史缺官則无所督察
乞以博士監禮送之八年三月侍講李士范祖禹為翰林李
士祖禹言馮京除侍讀李士後為翰林李士不兼侍讀司馬
光呂公著以翰林李士兼侍講叔祖鎮以翰林李士兼侍讀
皆不兼李士之職臣不期歲得而李士有所未安臣當辭免
六月尚書左丞梁燾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乃置

同使之名使燾領之

紹聖元年三月來之邵言集賢院李士立班雖墜在中散大
夫之上二年常安民言修立叔侍即近徒法三省應奏叔侍
即自起居即起居舍人侍御及嘗修撰除者滿二年取旨除
正給舍言寄祿法分左右轄細轉法者未及合行寃補之存
此三等分左右禁並齊罷送之四月詔取官罷帶職非取官
仍旧帶易集賢院為殿直院為直秘閣集賢校理三年四月
宣徽使因官制齊罷以事分隸省寺元祐三年復置並无所
治之事詔罷宣徽使四年十二月陳次升為御史章惇蔡卞
令顏林致恟曰若相助何患不得美官次升曰知守官而已

卿乃為執政風旨耶他日曾布謂上曰次升每事與執政為敵上曰誠无所附麗

元符元年十二月詔元祐復置翰林侍讀侍講季指揮更不施行

徽宗

大觀二年右正言蔡居厚以諫省獨員言臣專任言責聞見單寡乞更授官兩以廣言路五中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制繫紅犀帶不佩魚

崇寧三年故事起居郎並舍人視外朝則對置若燕朝翰日舍人林摠曰上謂對書言動不應以內外朝異例送之

政和元年十一月舊制文臣借緋紫皆不佩魚王詔言監司守位不佩魚與例无別詔始許佩魚二年六月復置宮觀官及增置縣以前時減冗員罷故也九月詔以太師太保太傅為三公少師少保少傅為三孤又以左右輔弼太宰少宰易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之名又詔武選官稱以通侍王侍中亮中衛拱衛左武右武大夫至下班祇應以階易名四年詔武橫行增置大夫通曰為十三階即亦如之
宣和七年詔依元豐制復置尚書令虛而弗除三公但為階官无得令三省

欽宗

靖康元年詔台諫官當出親擢不用丞相荐人立為定制罷
庶訪使者復走馬承受十一月依元豐制改太少宰伏為左
僕射

兵制損益

太宗

建隆一年五月甲戌令殿前侍衛司及諸州長史部兵驍勇
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初置剩員以處退兵十一月周
廣順初鎮州諸縣十戶才勇者一人為弓箭手餘九人資以
器械芻糧是歲詔釋之凡一千四百人 此據兩朝兵誌 三年

七月先是雲捷軍事有偽刻侍衛司印者捕得斬之上曰諸
州軍比加簡練尚如此不逞耶庚辰命搜索悉配海島子是
奸猾歛迹十一月甲子又大閱于西郊上謂近臣曰晉漢以
來衛士不下數十萬然可用者極寬朕頃按籍而閱之去其
冗弱又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令悉為精銳故順時令而講
武焉十二月詔自^戶至千戶各置弓手有差復趙晉言這置
縣尉故也

乾德元年春正月乙卯遣使九人選閩西道鄉兵付夏州戍
午遣盧懷忠趙述使洛陽張繼勳染院副使康延澤等師步
騎數千人並赴襄州夏四月庚寅出內府錢募諸軍子弟數

千人鑿池以諸民門下引蔡水注之造樓舩百艘選卒呈水
虎捷習戰池中命右武統軍承陳炤董其役三年八月戊戌
朔令天下長史擇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
之缺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其后又以木挺為高
下之等給散諸州軍委長吏監寺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
都下上每御使殿親臨試之用趙普之言也九月己巳上御
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以馬軍為驍雄為雄武並屬侍
衛司

開寶四年十一月己未初上擇偽蜀親兵習弓馬者百餘輩
為叶班內殿直稟賜優給與御馬直等于是郊礼卑行上以
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內殿直不得如川
例乃相率擊登聞鼓陳乞上怒遣中書謂之曰朕之所與即
為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許
州驍捷軍其都校皆決杖降戢遂廢其班特內臣有左丞龍
使李承進者逮事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
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迎郊禁兵
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抃接莊宗即隨其所欲
給之如此非一失于禁戢而作亂蓋或今不行賞賚死節也
上抚髀嘆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
此輩縱其无厭之求以茲臨御誠謂見戲朕今抚恭士卒固

各惜爵賞苟一有犯吾令惟有劔刑以誅之耳置靜江軍見
廣南門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庚辰詔以美名易禁軍曰號鉄騎曰
日騎控鶴曰天武龍騎曰龍衛虎捷曰虎衛九月上屬意戎
事每罷朝即于便殿或後死親閱禁卒取伉健者隸親軍罷
軟者弱悉分配外州自是藩衛之士益以精強崔翰分布士
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以号令將卒望其所季為進
退之節每按旗指縱則千乘万騎周旋如一甲兵之感近代
无比上甚脫即遣中使密以金帶賜翰謂之曰此朕藩印時

所服者也因謂左右曰若崔翰者必不事晋朝矣盖言晋朝
將帥多不得其人軍政隳紊故也八年春正月上念征伐勞
苦月賜汾边士卒白金軍中謂之月頭銀曹彬罷因此後上

无逐獲

曹彬以鄉民為門見契丹門

六月改日騎白捧日上

以契丹入寇遣使諸州選丁壯為義軍

淳化五年八月命左右街各置卒于人上以京師六衛巡警
用禁非舊制也

至道元年十一月己未閱武于使殿衛士挽弓有及一石五
十者矣二十卷而綽有餘力因謂近臣曰方今寰宇之寧美
才間出悉在吾穀中笑又令騎兵步兵數百東西列陣強弩

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廷間教百人尔犹
兵威可觀况堂之陣數万列成者
三年八月江淮發運使楊允恭捕販私鹽賊三十九人上曰
可團為一軍以借舟楫之役号曰平河

真宗

咸平元年上吕御扈直二百餘人閱試武藝二年閏三月京
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疏曰臣愚以為不任人无以安边不
安边无以有兵不有兵无以惜費不惜費无以寬民不寬民
无以致治捨此數事虽有智者不能為計矣奏入優詔褒答
三年甲子諸軍校以次選補多自陳其勞績馬步軍都呼頭

延替独进曰臣月俸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无以
報國不敢望升擢誠恐福过灾生拜賜而退中頗加其知分
十二月河北河東强壮自五代時瀛霸諸州已有之是歲始
詔籍河北民為强壮所在置籍擇善財者第補技長听自置
馬勝甲者蠲其戶役昂募其勇敢團結附大軍為柵官給錢
甲四年九月庚寅詔陝西民家出一丁号保毅軍給資粮与
正兵分戍守城屢遣御史吴倩与轉運使同主其事凡得六
万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其沓边軍士先選中者並升為禁軍
号保捷吳升上言請復古車戰之法及車戰之利上納之五
年命蕭延皓毅命可以捕賊守隘立為廣捷軍六年三月御

史曰錫言國家為缺少軍兵遂于曹單等州點集鄉村強壯之士揀選為兵初令本城防守后乃抽赴京師非曰失信頗屬妨農四月先是京師斧禁旅于河東其數不足則補以州兵十不得二三至是帥臣請補如旧制于是命張延揀義軍一万三千人立為神銳二十四指揮神虎十指揮常加訓習以補成河東之缺九月募近京強壯補禁衛詔高瓊教閱行伍整肅召近臣觀之上喜因謂瓊曰昨日村民今皆為精兵矣

景德元年秋七月戊子陝西轉運使言西面沿邊諸州于保義軍內揀集成振武軍四十指揮上曰教前賊圍雲州諸路諸授兵曾无虛日乃設立此軍朕詢于知兵及詳練邊事者皆云自立此軍邊聲頗振戎人畏懼不敢為寇矣二年三月安陽人陳貫喜言兵上論三篇大畧言禁旅當以衛京師不當戍邊戍邊莫若募士人隸本軍籍民為定府兵使此兵扞狄西兵扞至是知鎮戎曹瑋言應募為弓箭手者請給以闲田蠲其租春秋耕斂出兵護作詔從之仍置巡檢以統之其后河東亦募置四年夏四月辛未上曰北河東石募土人為軍以至契丹未平金邊防罷警乃詔以見存為定額缺則補之

大中祥符六年詔令江淮習水戰于金明池按誠立為水虎

翼軍以太祖神衛水軍久廢故也

乾興元年國朝親兵總三司殿前司捧日軍天武軍馬軍司龍衛軍步軍司神衛軍謂之上四軍：各左右廂：各三軍一軍各有指揮使王汾上言二邊屯兵重耗國用乞以河北壯強代禁軍以廂此冗者：耕屯田以省國用

仁宗

寶元二年閏十二月以西討元昊夏竦請增置之民易戍兵東歸言東兵五害士兵五利揚偕上言与始終論辨竦議竟屋

康定元年吳遵路常建議復民兵于是詔遵路籍河東鄉下為備邊仍下其法于諸路九月乙丑詔河北河東路強壯陝西京西東路新置弓手皆以三十五人為團置押官四團為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為指揮使各以階級伏事年二十係籍六十免取家人或他戶代之所私置弓弩每歲十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即遣歸農或遇歸時勾集守城及捕盜日給糧二升歲正月縣以籍上州：以籍奏兵部按卒不如法者

慶曆元年二月詔京東西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荆湖南北路招置宣毅軍大州兩指揮小州一指揮惟陝西仍故号為保捷兩河強壯虽別名義勇只有隸宣毅者初募額外弓手著

作佐郎通判睦州張方平利害八事方平所說如此然當時不能盡用也四月日况上兵策十曰七曰蕃落廣銳振武保捷皆是士兵材力伉捷武藝精強戰陣常為士卒先自吳賊擾近以來推士兵踊志在爭功其如請給甚不及東軍之下者振武料錢五百而五十為折支積歲月一支又皆靡敗不堪之物如新添虎翼軍自南中選填材質綿弱自云不知戰陣見賊恐死倖者皆以為笑朝廷特塞教為民而已若曰添士兵請給事恐難行請遇特支此常優加其數或別定南郊賞例以激其心則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后矣八日汾屯戍騎兵軍額高者无如龍衛開其有不能被甲上馬者况鏡勝雲武二騎之類馳走挽弓不過五六斗每教射習望空發箭馬前一十二步即以墮地以賊甲之堅縱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請密料邊兵益步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一足矣西北邊皆有蕃兵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于是王堯臣建言請遣人募首領願效用者籍姓名并士馬之數及千一人所自推其謀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戶所獲財畜官勿檢覈得首級及傷者給以賞物仍依本族職名補迁及增俸錢詔如所請十二月韓琦請諸路部置許置親兵者五十餘人轄都監各置百人仍日給錢二千冬詔知秦州韓琦常奏本

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詔琦詳度以點到弓手選其少壯刺
手或為保毅弓箭手或別立名額速具利害以聞詔從琦請
簡峽西弓手悉刺面光保捷指揮是時西邊用兵諸州保教
軍總六千五百十八人河東河北義勇當慶曆初河北總十
八万九千二百三十人河東總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九人皆
簡壯強兵鈔民丁涅手皆為之三年九月仁宗開天章閣富
弼范仲淹召對陳十事其七修武備請密委兩地以京凡在
軍馬約唐之法召募強壯之人使三時農務大省給贍之費
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置万勝軍見安畧門六年秋七月
三司使王拱宸言三朝兵數見用度門十年十二月三司使

張方平言陝西用兵以來內外所增禁軍約四十餘万人又
言太祖備邊所畜兵不及十五万太宗亦不過四十万先是
咸平中備西北募士至五十餘万因憂戎祖命始藉民兵俄
命刺以補軍籍凡內外置禁軍約四十二万餘人通三朝旧
兵且百万鄉軍義勇州郡兩軍諸軍小分刺員等不列于數
八年三月方平條對手詔時政言親衛之兵臣按周官虎賁
士掌守王宮皆士也趙老師觸危託其子于太后願黑衣之
缺以衛王宮蓋王宮之衛兼用卿大夫之子弟也奉漢宿衛
之士選武材必取瑞急之士以其近尊不可不審國初宿衛
募置游惰无根帶者乞于諸班中選其年勞久次者東西下

班殿侍又有門閤家業者最立保委之法選取以充殿內之衛又言太祖訓齊軍法甚嚴軍人不得衣皂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葱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又制更戍之法遠妻孥外戍之日多人：少子而衣食易足每月請糧營在城西者即于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于西城給不許雇車乘馱令以負以勞役之故士卒衣食元外慕安辛苦而易使天聖中上万人不知乃太祖之法今則異矣衣服驕侈所受廩給一身不足所有妻子爭得不飢凍豈能不歸怨于上耶如帥臣自能節約以身率之則軍人庶乎可以存濟矣

皇祐四年三月包拯建議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如謂戍兵不可遽減則訓練義勇以壯邊備蠶小給餼糧每歲不當屯兵一月之費朝廷難之于是復奏分屯事訖不行極欲舊治邊州軍兵馬除防守備留外其屯駐：泊諸軍悉令歸營就糧遇有警即時起教不旬日可到以郭諮所製獨轅弩募土兵教之既成徑畧使夏安期言其便乃詔置獨弩軍

加祐四年三月有上封事論議義勇為河北伏兵以為古者兵農一体有事則集于戰陣无事則散歸甲里以時講習无待儲廩今河北義勇軍是也惜其居于列郡但為守城之備而已朝廷下其章河北帥臣等議曰河北河東皆邊胡之地

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固无疑詔送之七年
六月初自慶曆以來乃摠二百二十五万而禁軍八十二万
視祖宗時募兵浸多至是韓琦請乞量歲八錢帛之數立為
定額詔中書樞密擬其制裁為定額

英宗

治平元年宰相韓琦建議剽陝西義勇軍十五万六千八百
七十三人 賈錄云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 司馬光極言
其不可琦言今之兵貴先声后实今諒祚万桀傲使陝西驟
益二十万兵豈不震懼光田可以欺之于一時少後時敵知
其情寧无懼乎琦不能答復曰居但見慶曆間陝西鄉兵初
剽手皆后剽面充正軍憂今復然耳今已降剽榜与民約永
不充軍戍边矣吾在此君无憂此語之不信光曰相公在此
可也万一均免偃蕃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戍之兵遣使運粮
戍边率以為常矣二年十二月是歲兵數少損隸籍者犹百
十六万三年四月詔河北戰兵三十万一千餘人陝西戰兵
四十五万九百餘人并义勇令本路都提管常加訓練時也
臣或奏請增兵朝廷以為兵數不少故降是詔四年張方平
言國計以為冗兵最今日大患計禁軍一人歲約五十千十
万人歲費五百万緡慶曆之數比景祐已前增置八百六十
餘指揮四十餘万人是歲增費二千万緡也八月殿前馬步

軍司言諸路指揮所管軍士不及元額軍員數多致自今除三年一次轉運員軍分依旧外餘以實管軍立數推定軍員額第迂補五通管五都送之是摠治平之兵一百六万二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万三千校慶曆之籍減几十万校宝開之籍增至七十万二千

神宗

熙寧元年二月趙高言綏用不可弃功郭逵招集降羗逵送之運卅州粟以給降羗人日三升逵因選其强壮千餘人刺為兵餘丁皆刺忠勇字使不得逃回丙申樞密使呂公弼請以河北义勇每指揮揀少壯人材武藝取音人手刺上等二

軍之設九月上曰朕嘗問王存以兵費乃言臣不曾講兵書因問安石如何省兵安石曰陛下今欲省兵當擇邊將人材以一州令各自精練仍鼓舞其州民使各習勇則兵可有闰十二月上問府兵之制曰府兵与租庸調法相須安石曰今上番者即以衣糧給之則无貧富可以入衛出戍虽未有租庸調法亦可為也但又勇今既以良民為之即當以礼义獎券又擇其鄉閭有傑為之將技量諒加獎技則人自悅服今募兵宿衛乃有積官至刺史防團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今募兵出于兄賴之人尚可以為軍兩主則近臣以上豈可不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上極以為然上論及

邊兵已不足以守，蠹費衣糧，然又不可減。安石曰：「今若更減，則誠無以待。後急不戒，則財費困國，無有已時。若不能治兵，稍復古制，則中國決無富強之理。」上因言：「義勇可使分為四番，出戍呂公弼曰：『須先有得募兵。』」乃議此。安石曰：「計每歲募兵所死亡之數，乃以義勇補之可也。」上因問府兵事。安石曰：「府兵處之可為，又可令入衛。公弼曰：『韓絳、文彥博皆以入衛為難。』」兵部上陝西河北河東二十六郡，舊籍十五萬三千四百，百益以環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總十五萬六千八百。為指揮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舊籍十八萬九千二百，今籍十八萬六千四百，為指揮四百三十，而河東二十郡自

字量免戶下支移折變別團會教閱，依日放散，並給口食。又自出倫者，所籍候有闕，收補送之。詔淮南等路委長史兵官選少壯，廂軍堪習武藝者，依列教閱團結，量免雜工役，常留。在城以備使，四月張田在桂州踰二年，朝廷自智高亂遣兵戍嶺南，多病瘴，田尽索土丁峒兵教以兵法，奏請罷戍兵。十二月詔京東武衛四十二指揮並分隸河北，總管司先是此軍未備，河北戍守近歲分屯諸路，朝廷將減緣邊土兵，以省三司餽餉，故有是詔。二年春正月乙酉，樞密院進呈威遠營兵數，且祖宗朝北戍無警，即便罷兵。今既講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錢帛。韓絳曰：「朝廷須修法度，愛惜財弊，乃能休息。」

虞一人獨儉未足成化陳升之曰以設暗消本路乞兵于京東招補亦當有序不數年可見效矣上曰卿等可設以開樞密院言廂軍近以團給教閱武藝故結威也指揮請受以州軍大小定人數自三百人至百人仍改軍額淮南曰壯武江南曰雄武荆湖曰靜江西制曰崇節福建曰保節並加教閱二字于軍額上從之三年冬十月先是陳升之建議衛兵四十已上不中程曰量減請受從之淮南呂公弼言休事甚大難遽行也魯公亮曰為當有漸王安石曰批政叶心不扇搖人情自无事陳荐言禁兵左京師祖宗之制重内外人情安習一旦去國客食江淮非所以安之也宜如舊從之卒罷退

慶曆后摠七万七千為指揮一百五十九三路又勇之兵摠四十二万餘三千五百人河東陝西弓箭手數河東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陝西十郡并旧寨籍四万六千三百唯秦鳳有寨戶后又勇寢浸息聯以為保甲云三月詔并右猛八指揮為六旧三百五十人額今以三百人為額自康定慶曆以來諸軍間有併齊至熙寧初^大整軍額有就而合者從併省之後部伍齊肅无有名存而實缺者也三年王安石進臣又勇教閱事時士兵有缺詔募三千人挺湊以又勇密訓練以時而未施于征防可按府兵遺法俾之番或詔護問以措置遠近分番之法挺即條上以四州又勇分五番：三千人防秋週

而復始募士兵歲減糧八万碩料錢六十餘緡冬春衣布五千疋綿三万七年兩詔從之行之諸路冬十月乙酉渭州言
戢罷保毅應役上令一名納錢三千令摠平涼等縣壯保毅
元置年深多非本戶正丁並各貧下乞免納糧依旧給修諸
役初成平五年因西路用兵遣侍御史吳應与陝西轉運使
閔汾邊民丁壯得六万八千七百人号保毅軍至治平中刺
陝西义勇乃令環慶路保毅并搆为义勇三年薛向等言西
路保毅并与地畝上科差歲久日有租名初元正丁皆是临
時中戶依他畝合錢碩庸充役宜尽免保毅應役止令輸錢
少備修城至是民以為不便又令損其數 十二月己未内

出開封府界及諸路兵更戍之法己巳文彦博等上在京開
封府界及京東等路禁軍數上亦自内出治平中數兵相參
照顧問久之遂照殿前司虎翼除水軍一指揮外存六十指
揮各以五百人為額摠計三万四百人在京增廣义勇五指
揮共三千人開封府界定六万三千人在京東五万一千二
百人兩浙四千人江東三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
八千三百人湖北八千三百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廣南東西
各千二百人川陝三路共四千四百人為額其河北以人數
尚多須後議之四年二月庚午止批殿前馬步軍司差祭餘
兵數不多京師本限之重于理非便其治平四年熙寧元年

差出之兵可契勘抽回夏四月安石欲變宿衛 見安石門九

月丙戌詔令后廣南東路西路土丁槍手邕州洞丁荆湖南
北路土丁弩手夔州路义勇軍編寫成冊年終奏知封州鄧
中玄請以廣東未置槍手州縣如廣惠等五郡皆置從之十
一月提點諸路縣鎮司前言諸縣兵級弓手有武藝精者遇
按月請如保甲量給賞從之十二月樞密院諸路兩軍額糧
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凡二十三摠天下兩兵馬步指揮凡
八百四十其為兵凡二十二萬七千六百二十七人而府界
及諸司或因事募兵之額不與焉五年正月先是魯孝寬為
王安石言有軍士深詆朝廷尤以移併營房為不便或言自

連陰如此正是造反時安石其以白上文彥博曰近日朝廷
多更張人情洶洶非一安石曰朝廷事合更張豈可因循如
併營事亦合如此輩乃敢紛紜公肆詆毀誠無忌憚至言款
造反悉須審察吳充曰併營事已久人習熟何緣有此近來
惟保甲事人情不安 保甲民有為匿名書安石大怒乃出又

五百千以捕為書者婦師林民有偶語者曰累事方具而馳
我聞武非斬王相我輩不得林息邏者得之付獄安石意為
匿名書者必此人也使鍛鍊成獄民不勝拷掠而終不服林
希云開封推官藥湜叟在府不及一岩凡治訟事時及詭安
石者一十餘獄 夏五月辛丑命校書王安禮編修三路义勇

條貫八月庚子上論太宗時用兵多作大小卷付將帥御其
進退不如太祖時王安石曰太祖知將帥情狀故能得其心
力如言郭進及乃以其人送郭進如此郭進非反也故如此
與唐德宗送言李琦及者與琦異矣其後郭進乃為奸人所
殺至自殺傷業亦為奸人所陷不得其死將帥尽力者乃如
此非中御之失而已馮京曰河北又勇十八萬自足何須作
弓箭壯安石河北又勇收人戶下盡河北有許多地許多人
只令十八萬人習兵為又勇而不可令盡習兵當如今府界
保法修定六年冬戎泸州江安縣各置武寧軍一指揮以四
百人為額上曰併裁軍營凡省軍員四十餘人此十萬軍之
資也若訓練既精人得其用不惟聖敵無以省財王安石等
曰累歲以來陛下選用使臣專令訓練問御使殿躬親試閱
賞罰既者謂之也駐非戍諸州而隸于總管司者謂之駐
泊非也駐泊而以糴賤留便廩給謂之就糧請司募者曰
役兵諸州募者曰本城廂兵教閱者為教閱廂兵蕃夷內附
糾合其人而用之者蕃漢兵什五其民而教之武事曰民兵
熙寧元豐之間兵制大脩矣此兵志首篇新叙今撮取附見
凡禁軍俸錢千為上軍五百以上為中軍以下為下軍其賞
罰迂叙視此為等其政令掌于樞密院歲以秋月校其藝能
而賞勸之熙寧之籍天下禁軍凡五十六萬人千六百八十

八人元豐之籍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初上即位摠
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一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萬三千籍
慶曆之籍增至七十萬二千上患冗邦用不繼始議減併乃
親制選練修飾武備之法甚中一日顧謂輔臣曰前世為亂
者无賴不逞之人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之刺以為兵連營
以居什伍相制節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
威子階級之間使不得動既无敢為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
民俾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此
者藝祖養兵止二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
諸道則无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无内變内變相

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有餘年蓋本于此初上欲有兵王
安石对曰棟棟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則兵可省其後遂
什武凡甸之民以為保甲諸路亦可以推行元豐中又勇保
甲遂上番以代禁衛其巡檢縣尉司所有募兵亦数万詔缺
額弗補者会其利費儲之專以待武備之用自后民兵數遂
喻募兵而國用之久設欲擇民之材武者若唐府兵番上以
宿衛事虽未行且規模宏遠矣此兵志首篇所云姑附見須
詳考存兵效也

國朝以脩戰衛為禁軍以給徒為厢軍各隸
其州之本城内摠于侍衛司而尚書兵部掌其政令因事立
名者各隸于其部又以厢軍教閱者為始号厢軍禁後皆以

為下禁軍其給使于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屬焉

熙寧三年詔以禁軍分五都法檢治兩軍其后禁軍或降剝
員或陞階以脩兩軍諸路力役之事廣浙間詔增募而西京
轉運同所募多至三萬餘人陝西咸額五千人亦至三萬人
河朔流民寓京東者如旧制募士教閱以為忠果二十指揮
分隸河北總管以除盜恤飢而河北及熙河路修城壘河北
所募五千人熙河亦募三千人修京城以磨馬監軍置廣固
保忠凡十指揮亦五千湖南徭人平戍汴軍具漵河轉漕又
皆增置大抵熙寧元豐之間兩軍之數視祖宗時益半矣自
三代之後凡國家之力役皆調于民故民以勞弊宋有天下
悉役兩軍凡役作工徒營繕民无与焉故天下民力完固承
平百年

哲宗

元祐元年八月詔雄州雲翼兩指揮依旧存留各以三百人
為額二年正月文彥博言兩軍旧隸樞密院新制改隸兵部
且本府之兵豈可无籍詔遂郡今自進冊以其副上樞密仍
更互揭貼三年正月詔京西兩軍以三萬三千五百人為額
增粹州克寧兩八百人

紹聖四年十二月置都大兵房樞密院自熙寧始置兵籍然
後逐月季揭貼進呈至是立式令承旨司歲終造都籍且諸

路見管教以申樞密院自是兵籍不考

元符三年六月樞密言河北增馬軍廣威步軍保捷二萬餘人而在京禁軍缺萬人令帥司選其願換在京軍分者各副送之以下通畧

徽宗

崇寧五年樞密院言禁軍缺額二十四萬近創廣勇崇捷崇政十萬人尚闕十四萬

政和三年閏二月先是朝廷下諸路增廣保五法以寓軍令而京東西路提各官任諒慮追呼抑配或致民弊乃自披等搜擇不越月得甲五十萬率先諸路詔加諒直秘閣轉一官

八年童貫棟伉健少年勝捷軍以為親兵凡九千人